

純宗大王實錄

卷之六

甲子

0230263  
18.6



230263  
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子甲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實錄卷之六

四年

清嘉慶九年

春正月辛卯朔頒勸農綸音教曰國以民為本民以農為本農之

本在勤未聞不致人力而能致豐年也省耕補不足不奪民時長吏之勤也倣  
戴南畝深耕易耨民之勤也人力之勤如此然後惟天降康貽我穰穰咨爾方  
伯居留守土之臣欽哉各盡乃心食哉惟時事下諭于八道四都○頒賜老人  
別歲饌仍命存問年例也○前掌令李東萬䟽略曰趙鎮井憑藉求言之教以  
售嘗試之計䟽雖未徹至被島配此非渠所獨辦前縣監洪履猷逞其私憾主  
張陰計儒生金元喜鄭在民奔走跳踉相繼發通並宜屏裔以淑人心批以爾  
䟽亦駭恠責之○壬辰左議政徐龍輔初度呈辭封還○兵曹判書金達淳䟽  
引儒通乞遞批曰無倫之言不足介意○癸巳御春塘臺行歲首犒饋○左議  
政徐龍輔以衷情惶隘出城遣史官敦諭○大王大妃諺書下教曰予因左相  
引義趙鎮井及通儒特命嚴處矣如此恠鬼之輩必窮覈情節打破窩窟然後  
乃可使世道底定朝象寧靖凶䟽之趙鎮井悖通之儒生等拿問捧招○甲午  
召對○乙未以李直輔為司憲府大司憲南公轍為成均館大司成○應資老  
人下批百歲者二十八人○吏曹判書徐邁修䟽引儒通乞遞批曰讒說肆行

蜚語無痕以此為引豈不過乎○成均館啓言南學投通四儒中李榮復則秋  
曹推問一辭發明李容萬等三人則莫知誰某故查問於南學投通時齋儒曹  
錫老則引方外儒鄭在民在民言臺疏儒通皆前縣監洪履猷儒生洪宗益主  
張此事聞諸金元喜元喜之言亦同而更查投通時使喚人福三則乃前掌令  
李東萬隸也以東萬指使與其客延東蓋李明鉉同往云請儒生曹錫老鄭在  
民金元喜洪宗益延東蓋李明鉉等並付秋曹窮覈允之仍命洪履猷李東萬  
因該府待趙鎮井拿來一體覈之○丙申詣太廟景慕宮展拜駕後從衛  
甚囂拿入兵曹判書金達淳飭之○配檢校直提學鄭大容于畿泐以情病牙  
牌違召也○丁酉右議政金觀柱呈辭封還○召對○刑曹啓投通肯繁專在  
於鄭在民金元喜請嚴刑得情允之又啓言以通文現納盤詰於諸囚則去月  
二十六日方外儒李燾索去云李燾則以為右相間有通文使渠奪來即地燒  
火而金元喜以為李東萬手草二本傳於鄭在民在民推於儒生鄭益燦家云  
命封入○知敦寧李書九疏引儒通乞遞批曰卿之入於悖通有誰見之○以  
李晚秀為判義禁府事○戊戌應教元在明疏曰本兵拿入之舉臣竊以為過  
矣六卿重臣也八座崇秩也上之優禮異於庶僚司馬主兵師律尚嚴一時警

勵雖若無害於禮待因一微普遽使之免冠仰首宛轉匍匐於通衢大道之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批曰兵判事子用師律何傷於禮遇乎○右議政金觀柱引義出城遣史官敦諭○己亥 大王大妃以諍書諭左議政徐龍輔略曰卿之此舉蓋因恠鬼輩上䟽通文而此輩此舉不難知也其為計不過傾陷善類搖動朝廷之意究厥情狀寧不痛惋聞卿以䟽通之言及先故為自引之義此則卿之辛酉上䟽卿已明言先卿之志子既信如金石卿已質於神明卿若以此引入則是卿之所質者非也予之所信者亦非也寧有是乎況今右相因此自引如許朝象古有是否卿必上來以鎮朝象深所望也○判府事李時秀劄略臣弟臣晚秀歸自府坐略傳囚供曰趙鎮井䟽中以向來賀儀停止之慈教承順事論斥大臣至謂無喜懼之心云臣於伊日與左揆同登前席今若以此為罪則臣實罪首云批曰賀儀停止有光於 慈德予先將順而始教於卿等卿等亦為奉承卿若以此為引則其將如何○義禁府啓言前掌令李東萬口招以為趙鎮井䟽出前洪宗益自洪履猷家來言曰近以辨誣事公議峻發方有治䟽之舉俄見洪履猷則曰此䟽吾使趙鎮井為之故吾構出䟽本君其書呈且暫寫於君家云故許之又借一隸投給憲吏矣蓋首論左相父子次

論吏判事而具廩宋翼考等事亦在其中通文則金元喜鄭在民果為主張而一日元喜來言曰方以辨誣事公議大段故吾與鄭在民方發論而通文之法先以無名者為之故今此粧出虛名寫通而來云故果借一隸過一日元喜又持一封通文而來曰前通不能善傳此通文更為傳之茲通人即李榮復也使所知人延東蓋又為往傳初通辭意則左相吏判二人而已後通辭意則左相吏判外韓用龜金達淳李得濟申應周也上䟽事則傳䟽傳通後數日聞右議政責金元喜戶曹叅判鄭日煥亦責鄭在民云而尚衣僉正金龍柱叔侄招渠言曰南村方出大變恠君其急急䟽論洪履猷等三人云故果為上䟽洪履猷私憾云云議䟽時徐格修曰謂之逞其私憾則似好云故以此措語矣既傳䟽通則安得免和應之跡旋又論三人又豈無拔足之嫌又招前見金魯忠則魯忠曰徐有寧已亥䟽後左相不能蓋愆吏判政事異於前云而趙鎮井䟽後往復書札還為推去云前縣監洪履猷口招以為洪宗益來見曰徐有寧已亥䟽誣逼莫重尚無一人聲討者義理晦塞誰可以辨此乎特以常懷憤懣於此事故猝然應之曰誠如子言矣趙鎮井常以為未死之前當辦得事業云故果以辨誣之事言及於鎮井則不甚辭却至於呈䟽之境䟽中辭意則乃聲討徐有

寧誣逼之罪次論左相承順頃日陳賀停止之事曾無喜懼之心其次論具麋宋翼孝唐申八月故縱李謹之罪而其時銓長徐邁修無難檢擬於判金吾之望仍論其近日以貨賄公行物情沸騰事其緊不過如此至於通文實不知之云前郡守趙鎮井口招以為當初上䟽時前縣監洪履猷給䟽本以為不呈此䟽則人將盡死云但知其論徐有寧而其外則全然不見使憲吏入呈以軍啣䟽不得呈納還為持來翌日前叅奉徐格修來見䟽本仍為持去云命東萬履猷嚴刑取招○庚子御明政殿受賀頒教文若曰是歲也上元甲子之歲也是月也三陽泰來之月也是日也虞舜氏格于文祖之日也予小子以我慈聖撤簾還政祗告太廟受羣臣賀斯實予踐位行禮基命定命之初也茲用渙發大號敷告八方咨爾有衆其敬聽之洪惟我國家聖繼神承積德累慶於千萬億受天之祐式至我先王孝通神明仁浹履載道配二帝治侔三王厥享國二十四年臣民無祿昊天降割予小子始衣若干尺嗣無彊大厯服若涉大川若履春冰嫫嫫在疚罔知攸濟惟我慈聖天縱聖哲閔茲多難為宗社立命為生民立極為小子思斯勤斯右之翼之裘冕簾幃儼然臨朝毋道而君道越若惟四載邦之杌隍凜乎綴旒而轉危措安泰山而四維之惟我慈聖

之功也宣昭 先王之大義光揚 先王之遺志日星麗天百世不惑惟我  
慈聖之功也燕蓋稔惡冀鳳煽亂姦壬邪穢若火燎原而肅將天討廓清禍源  
樹倫彞之正絕地天之通禹之治洪水周公之驅猛獸無以尚之惟我 慈聖  
之功也一雨一暘惟恐六氣之愆伏曰寒曰暑惟恐匹夫之怨咨夙興夜寐視  
民如傷于以太和昉饗沛澤汪濊寧我區宇貽我康年永保我子孫黎民罔非  
我 慈聖攸賜也蓋我 皇祖鄧隆之世惟 慈聖協贊之我 先王授受之  
日惟 慈聖保綏之燕及小子駿惠我邦家宏謨奕烈彌大而遠若稽惇史漢  
之馬鄧宋之宣仁曾不足以匹休而亦越周家三母德則似之而功莫與京子  
小子一日三朝垂拱仰成堯天舜日不可得以名言前年十有二月二十八日  
召大臣宰執爰降 慈教若曰 主上春秋長成可以裁決庶政予豈不思尊  
國體而正大經乎其自今日撤簾又若曰今茲之舉國之大慶其上告陟降下  
布民庶與百姓咸與維新猗歟大哉予惟我 慈聖躬蒞端扆誕敷洪化小子  
之所依恃國人之所愛戴而今焉釋萬幾之繁膺千乘之養順神穆清永享純  
嘏于 慈德益光而即小子順志致隆之道亦惟予小子上承皇天 祖宗之  
付畀下循百官萬民之嚮嚮惟時惟幾政事懋哉不敢以寡昧辭亦惟是年即

我 慈聖聖壽耳順之年而我 殿宮五紀七旬三慶協湊摹金而鏤玉萬呼

而華祝我家禮則有而讓而不居寢而不行羣情顙昂鬱而莫伸迺茲新元吉日載陳縟儀揚厲 慈徽布濩慶運抃手蹈足用獻岡陵松柏之頌自天申休

若有相之而予小子深竊有幸焉茲於本年正月初十日進箋稱賀于 大王

大妃殿 王大妃殿 惠慶宮寡躬暨坤殿同日受賀自本月初十日昧爽以

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赦者小人之幸而推恩廣慶先王之雷雨作解時

之義也於戲予之今日書所謂知今我初服也詩所謂繼序其皇之也日就月

將緝熙于光明予之志業也明作有功懋大成裕予之綱紀也疾敬德以誠小

民誠小民以祈永命予之準則也咨爾公卿百執事論思給諫方岳守宰耆耄

士民等毋曰予莫與有為毋曰予深居宸極示我周行納我嘉謨交脩勵翼輔

予不逮以對揚我 慈聖眷佑宗國之盛德徽音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李 大 提 學

製 ○辛丑詣 景慕宮行酌獻禮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以李仁秀為

右捕盜大將 ○京各司各營進癸亥會計簿 時在黃金二百四十兩零銀子三

七萬九千九百兩零綿絲一百六兩零錦布七千六百六十二兩零布五十二兩

零布子八百三十九兩零米三十七萬六千石零田米七千石零太三萬七千

萬二千六百石零皮雜穀一 ○丙午御熙政堂行淑善翁主駙馬初揀擇 ○丁未詣

永禧殿展拜仍詣 儲慶宮展拜○命配兵曹判書金達淳于畿泐以動駕時引義不察也○戊申○己酉○庚戌御明政殿行人日製○辛亥召對○上護軍徐鼎修卒○壬子以閔昌燦為司諫院大司諫○罷吏曹判書徐邁修職以引義尋鄉也○大司憲李直輔應旨進疏略曰竊伏念連年火災決非適然乃無前變異至于法殿之灰燼而極矣中外驚惶久而靡定未敢知何為而致此也此殆仁愛之天篤佑邦家挺生大災告戒不已如慈父之教穉子丁寧反覆委曲懇切欲使 聖上因此而大警動大振作仰體天行自強不息至誠所到轉危為安為億萬年太平之基者也苟或時移事往懈意一生忽焉忘之無復修省之實則天必震怒而降非常之禍以應其災至此時雖欲幹旋而不可得矣豈不深可懼哉思患預防尚易收功事至而應實難為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惟 聖上懋哉修省之方專在於勤聖學勤聖學專在於頻接臣隣討論經旨為端本出治之法夫恭默思道固是殷宗之至德然君臣如一體如父子所以有元首股肱耳目之喻而父子之際豈有間隔日召接殆無虛時如 祖宗盛際講究遺經之奧義訪問當世之急務從容親近開心見誠傾倒羅列無復餘蘊若曰子今一念之發一事之行有如此者此

為天理乎此為人欲乎果天理也則必推廣而充滿之果人欲也則必勇決而遏絕之日日如是率以為常如宋太祖之洞開重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然後諸臣亦皆得以隨時獻戒直救闕失而上下之間爛漫融洽情志流通氣像和樂則是乃天地交泰之道也臣知識空疎無可以對揚明旨謹取先賢之格言仰備誓御之諷誦程子曰學而至於聖人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只是人不為耳又曰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朱子曰孟子見得敏見得快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又曰孟子說成覲顏淵公明儀三段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慾之私此外更無別法又曰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聖學高明必已於此潛心服膺而人力勝造化大段易做之說尤令人氣聳有激昂感慨之意伏願聖上三復斯語深留聖意焉茲當三陽之開泰宜軫聖德之益新朝乾夕惕不遑暇豫懔懔憂懼若已獲戾于神祗察危微之幾則赫然如日月之明擴仁義之端則沛然如江河之決昭事上帝誕膺休命以述聖考之志事以承千聖之淵源則災異之徵雲消霧滅而百祥咸萃景祿永鞏矣至於獨不念先王眷遇隆恩之教莊誦百回

不知所達噫臣之告歸 先朝僅踰四年而喬陵松栢倏已成林矣螻蟻殘喘尚留人世追惟 先王繾綣之恩寵每誦 兩聖惻怛之明命默數賤臣孤負之厚愆肝腸如燬直欲無生前後罪戾雖被鈇鉞之誅誠所甘心乃於情實畢露之後尚猶混入收錄久叨匪據則不惟貽羞清朝之大者亦可以招灾而致警矣伏乞將臣爵秩改授賢俊以臣所被恩禮舉而授之則庶乎為消弭之一端矣若夫生民之困瘁風俗之頹敗紀綱之解弛未有如今日而以臣之愚昧迂拙又此杜門病顰全無聞見不敢強所不知仰塞詢覈之至意惟在博採朝野之嘉猷而亟行之俾不為空言之歸也正殿營建之役值此天威震疊之餘年荒民窮之秋豈可以過費財力重回舊觀其經營規制一以大禹之卑宮室為法則實有光於聖德矣賜批嘉納○命酌配洪履猷于珍島郡金甲島李東萬于康津縣古今島趙鎮井于鎮海縣履猷東萬則用鞫問例刑二次後捧遲晚減死島配鎮井則以老悖不足責還發配所金吾諸臣及喉院三司請益加盤覈不從○癸丑○甲寅召對○護軍金魯忠疏辨李東萬供招援引批曰卿之叔侄入於囚供不幸之極然予既悉燭人亦盡知何煩自明益勉謹畏○乙卯召對○丙辰命前吏曹判書徐邁修前兵曹判書金達淳復授前職○放仁

川府定配罪人鄭大容安州牧定配罪人林漢浩○諫院

司諫  
重祿

啓噫彼洪履

獸賦性狠愎行已悖譎以講張籍賣為伎倆以傷害排擊為能事而忽生擠陷朝廷網打搢紳之計渠敢憑藉莫重倡為構誣之禍柄嘯聚不逞打成綱繆之謀議左誘右脅假名匿跡一疏二通迭發互出必欲空我朝著禍我家國而後已其設心造謀吁亦凶且慘矣其樂禍誣人不敬無嚴之罪渠已輸款則是宜亟加刑章用昭法紀而還從惟輕罰止島配李東萬則本以妖邪之物兼以狡慝之性出沒跳踉蹤跡陰秘奔走營逐心術鄙悖而今於悖疏悖通其所爛漫排布締結和應之狀綻露無餘則渠當即地款服自伏常憲而始於事發之日慌忙投疏欲為掩匿欺蔽之圖終於訊推之際反覆吞吐敢生掉脫之計者究厥心腸尤極巧惡是宜益加刑訊到底盤鞫而究覈未竟遽置末勘噫今此兩囚酌處雖出於好生之德意其在誅亂去慝之道決不可撓屈王章請金甲島定配罪人洪履猷古今島定配罪人李東萬並令王府設鞫得情夫施典刑不允○刑曹以罪人李榮復金元喜鄭在民訊招啓教以此不過俵鬼而已何必更問並加刑島配洪宗益亦為刑推島配其餘諸囚分輕重處之○定平幼學

李宗燁疏陳時弊三條曰風俗不正曰科試不公曰奢侈過度民瘼二條曰難

釋之濫也曰進上瓜魚之弊也批曰所陳甚好予庸嘉乃時弊當留念民瘼令廟堂及道臣稟處○丁巳召對○以李文會為司諫院大司諫○配內官金兌彥元仁成宮婢福連等以前冬殿灾時守直不謹也○戊午執義李基慶疏略曰臣伏見行護軍金魯忠疏本則不任愔悅而驚恠也臣既未見獄案雖未知李東萬之如何援引而只以出於其疏者言之平日過從之狀臨急往見之事亦既自道而其所謂初若不識則安有被誣云者人亦不能為之曲解也惟彼李東萬死中求生之說固不可一一準信而揆以獄體律以王章囚供援引則即請質覈乃是不可已之常典也金吾議啓未聞及此臣誠莫曉其所以也苟使一經盤覈囚供歸虛則被引者自歸無累如有實狀則亦安得以戚畹而低昂也今也不然援引者已為酌配被引者追後自明而聖批又為之慰藉而勿問之臺閣亦不敢一言議到則其為貽累於一初之刑政當如何哉批曰今番事豈予得已也治獄貴在簡約若以其援引之故盡為拿問則其弊尤何可勝乎恠鬼纔得屏去朝象正急收拾而爾欲尋出事來不緊甚矣○召對○已未判義禁李晚秀疏略曰即伏見執義李基慶上疏其論金魯忠不請盤覈事真不易之公議也噫李東萬招中所援金魯忠事酬酢之和應書札之往復前後

所供爛漫現發是宜即請逮問窮覈根窩而拿鞠事體異於設鞠只以囚供諸條成案登聞鞠事徑撤酌處旋降執藝一疏亦未蒙俞臣心不獨痛惋輿論莫不驚歎今茲臺言之來臣實受以為罪批曰臺言即不知囚供裏面之論若使囚供謂以宰臣之指使請與之對質則卿等豈不直請盤問乎此則不然只是漫漶挾雜之供也況今番事面與設鞠大相不同者乎○庚申召對○以吏曹判書徐邁修一向撕捱偃處鄉廬下義禁府推問禁府言法典耆社人勿以輕罪繫囹圄命分揀仍令入侍勉之出肅○二月辛酉朔○壬戌大司諫李文會疏論洪履猷李東萬趙鎮井事仍言司諫玄重祚初疏既曰此獄究竟初非遲難又曰速即處分又曰急急嚴勘抑未知有何忙急之端而乃於鞠事方張之際必欲速速收殺以至重言復言耶此可見惟恐援引之畢露隱情之盡綻也假托懲討之章暗售疑亂之計情跡莫掩肝肺如見請施竄配之典不允○府院掌令姜奎新啓請物故罪人時偉諸子散配之典不允○癸亥召對○甲子○乙丑召見右議政金觀柱上曰卿之出城萬萬過當矣向見疏本再簾時則作相撤簾時則求去果有何依據撤簾後則大臣皆可不行公耶觀柱曰臣有自来株守未記其如何為說而辭不達意臣若有一毫近似於此則是豈

臣分乎 上曰 慈殿尊號尚未舉行卿須與判府事即為賓啓子亦當自內  
仰請也觀柱曰尊號乃莫重莫大之典禮下情渴望方欲仰請矣 上曰左相  
曾以此發端矣今當勉出而請號一時為急豈不入來乎觀柱曰僚相入來之  
前凡係廟謨臣不敢舉行矣 上曰右相亦豈不可做事乎觀柱曰如今上號  
之事則不可以常例言而外諸務實難獨當矣○丙寅賓廳啓言惟我 慈  
聖殿下以任姒之德兼勛華之功母臨一國四十六年于茲光贊 聖祖五紀  
之治黃裳玄統之儀樛木葛覃之頌著自宮壺被之海宇詩書所載莫之與京  
我 慈聖有焉當乙丙授受之日默運慈衷保翊 寧考破羣凶蟠竦之翳莫  
宗社磐泰之鞏我 慈聖有焉逆宗權凶蛇結蚓蟠伏莽之禍迫在呼吸而十  
行慈綸昭揭討復之義誕舉吉嘉之禮以篤迓庚戌生聖之慶我 慈聖有焉  
庚申天崩之變國勢綴旒人心波蕩岌岌乎莫可底定而穆臨簾帷護我聖躬  
四百年宗國既危復安於一轉移之間我 慈聖有焉臨朝四載之間所追述  
者 先王之志事也所闡明者 先王之大義也掃蕩凶窩誅殛奸壬廓邪沴  
之滔天煥彞倫之揭日區宇寧謐朝野清明以至一政一令動合天則嘉謨徽  
烈史不勝書惠澤旁流於蔀屋至誠上格於穹玄蒲祿滋至景運無疆猗歟盛

矣臣等拙訥之辭固不能形容萬一而古所稱女中堯舜亦何足比擬於今日之慈德哉伏况聖籌鼎盛慈心愉悅誕宣明命爰撤簾儀釋王務之憂勤膺內朝之隆養此尤載籍以來所未有之盛事也又伏况今歲甲子即我慈聖寶壽六旬之年也昔我寧考在宥之日以擬待是年揚徽致隆明詒于臣隣矣天序載迴玉音如在以我慈聖念昔之聖懷我聖上繼志之孝思戚然而感聿然而契夫豈待臣等之言哉壬戌上號之請常典所在而慈意執謙終靳允俞元月呼嵩之禮吉日已洊而慈心警灾旋命寢閣臣等雖將順慈旨罷勉退俟而羣情之抑鬱邦禮之虧闕亦已多矣今者慈德益光慈烈益宏慈齡益邵慈庥益盛值此千年一有之會久稽列朝應行之典則豈可曰今日國有臣乎此聖上所以有昨筵之教也臣等所以有今日之請也伏乞仰稟慈聖亟鑒縉紳禮批曰慈心過加謙抑不即允許方切悶鬱矣○以林著詰為工曹判書鄭大容為漢城府判尹趙尚鎮為判義禁府事沈鐔為咸鏡南道節度使○丁卯詣社壇省牲器仍為齋宿○戊辰行社稷大祭○賓廳再啓批曰屢屢仰請今始蒙允不勝喜幸矣○以李敬一為司憲府大司憲金觀柱為上號都監都提調李晚秀尹光普林著詰為提調南公轍為弘文館副提學○

持平姜世白縣道上疏勉聖學仍論紀綱之不立言路之不開民生之倒懸貪  
汚之日肆經用之不敷批曰所陳切實子甚嘉尚並當體念矣○已巳命上冊  
寶內庭行禮時替師女伶置之○華城儒生禹夏永疏進冊子曰千一錄條陳  
民國之事批曰爾以草野疎遠之蹤言此良箴其心可尚披覽之餘當令廟堂  
採之也○庚午御明政殿親受 大王大妃尊號單子仍上箋文曰責千乘之  
隆養第祿彌新晉二字之顯名縟禮誕定俞音初降歡聲普騰恭惟 睿順聖  
哲莊僖惠徽翼烈明宣綏敬大王大妃殿下簡策以來功德莫尚御簾帷於四  
載 宗祊莫磐泰之基添海籌於六旬長樂亭岡陵之福猗慈烈益光於釋務  
幸微忱獲伸於揚徽始若華祝之曰辭屢勤謙挹之旨今焉箕疇之則受爰陳  
崇報之儀颺冊之言日將消拜箋之曩典先舉謹加上尊號曰光獻伏望 聿  
休命庸答輿情則王簡金章叶九如之嘉頌南山北斗奉萬年之至歡李提學  
製○辛未○壬申上護軍李秉鼎卒秉鼎完山人判書昌壽子也有俊才文辭  
賸敏早歷顯仕至吏判提學而趨勢嗜利到處貪婪人皆唾罵恬不為愧或以  
氣岸稱○癸酉行都政吏曹判書徐邁修參判金勉柱以鄭東觀為吏曹叅議  
黃昇源為判義禁府事鄭大容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敬一為漢城府判尹李長

詰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遞待教李教信仍命會圖以金祖淳李晚秀為

內閣檢校提學○甲戌內閣

檢校提學金祖淳李晚秀直提學金近

會圖直閣

五點金邁淳四點吳淵常洪稟周待教五點朴宗薰四點曹錫正以金邁淳為

奎章閣直閣朴宗薰為待教○乙亥○丙子○丁丑直閣金邁淳疏言從父兄

弟之同時閣銜設閣後初有揆以格憲不可暫冒批曰閣職本無相避豈可為

拘然姑為許遞○戊寅以任希存為吏曹叅議○己卯詣

明陵弘陵親祭

回鑾至梁鐵坪行大閱禮○庚辰禮曹以儒生上言請端宗朝三相臣皇甫

仁金宗瑞鄭萃綽楔之典從之○辛巳冬至正使閔台赫茅以自燕離發馳啓

○輪對○壬午設式年監試覆試○輪對○癸未召對○草土臣李魯春疏請

以其子前待教教信為其亡兄魯傳之嗣許之魯春於前月有母喪當以教信

承重也○甲申檢校提學李晚秀啓言史局校正堂上例以文任差出故無故

行公者絕少閣臣堂上以上並差校正堂上雖在外任一體差下從之○輪對

○召對○戶曹啓言淑善翁主房免稅當為八百結而無土二百結則以元結

劃送有土六百結則皆自該官買土後免稅或以量外加畊折受今以無土一

齊劃送乃是法式之外有難徇行教曰守經之言非不是矣但以予今日之心

豈惜數百結於此宮房乎今番特為拔例準劃日後他宮房若或援此為例有司之臣據法嚴防事載之受教以為永世遵守之地○兩司大司諱李文會執

漢人姜雲鉅

載納慎性真

聯疏請李東萬供招中應問諸人一並嚴鞫責以喜事之習罷之

○罷應教金在昌等職以其聯疏救諸臺不叙也旋以承旨南公轍等言寢之

○以鍾城府定配罪人朴齊家北青府定配罪人李錫夏特放經年尚不舉行

命罷伊時金吾堂上即令放送○乙酉判義禁黃昇源陳疏請寢成命不從○

丙戌○丁亥以李書九為司憲府大司憲閔昌燦為司諫院大司諫洪義謨為

刑曹判書○戊子親上大王大妃冊印于明政殿進致詞箋文表裏于景福

殿還御明政殿受賀領赦○王冊文慈烈無競三真洪基母儀彌尊八揚顯冊

述先王志昭上天休恭惟睿順聖哲莊僖惠徽翼烈明宣綏敬大王大妃

殿下德冠后妃功參造化翊兩聖龍飛之運誕扶億萬年宗祊莅四載翟

衣之朝首揭第一等義理天降大任厚坤幹玄宰之機民無能名瑞葵臨紫微

之座凡東土含生之類咸歸慈恩予小子垂拱而成賴有今日屬當延英殿虛

席爰命鑾儀司撤簾璇闥穆清內廷之庶務初釋王音諄懇王室之一念猶勤

歛神功而不居譬若時雨之既洽瞻寶位之有邃益覺泰山之增高况聖籌恰

躋六旬猗嘉徵嚮用五福凝至道於耳順靈春載回享隆養而色康祥暉長駐  
奚直抃手跼足庸彰齊天之禧惟有鏤玉摹金庶伸愛日之悃循輿情而勉謙  
挹之德稽邦典而極揄揚之儀謹奉冊寶加上尊號曰光獻丕顯其光配徽音  
於任姒齊聖曰獻比洪號於勛華伏惟彤管颺輝寶籙衍慶仁之至義之盡八  
方仰保佑之謨德益邵名益崇千秋膺熾昌之頌大提學李○頒教文若曰揚  
義聞徽帝王之達孝布德廣慶邦家之彛章綸頒十行禮曠千載原夫象德之  
義厥有鴻號之尊玉檢金泥之文蓋倣封泰山禪梁父龍紀鳳曆之世亦稱堯  
放勛舜重華雖天地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繪盡而詩書所稱竹帛所載於斯考  
徵竊稽古后妃盛時莫如我 慈聖徽烈資 聖祖而宣五紀之化健順合乎  
乾坤翊 皇考而奠萬年之基文武本之任姒予一人作其即位越四載罔非  
慈恩保寡躬於綴旒波盪之初聲色不大敷至治於簾帷履繩之際經權得中  
宗廟 社稷之賴安有光 三聖母故事叙秩命討之畢舉貽我萬子孫宏謨  
揭彛倫於昏衢春秋炳數十之義躋大猷於壽域海屋衍三千之籌猗歟釋茲  
萬幾迺在先甲三日始媯皇之補石暫御裘冕之勞今明德之含飴永享宮闈  
之樂辭旨則丁寧惻怛何待韓忠獻建言舉措則卓越光明實非宋宣仁擬議

譬敬器之既正不居成功瞻瑞暉之彌長曷以報德爰循大同之輿願誕揚必  
得之顯名回三讓之淵衷渙發明命增七上之寶冊特揭大書無疆惟恤亦無  
疆惟休繫誰賜也非常之業有非常之號是以宜之茲於本月二十八日加上  
尊號于大王大妃殿下曰光獻進箋致詞受百官賀于明政殿時則仲春陽  
和之辰允矣六旬康寧之福貴隆養於千乘功德增高叶嘉頌於六宮吉慶滋  
至寧王之遺志追述孺慕彌新京室之盛儀齊成慈顏有喜自本月二十八  
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一年再赦推稀有之慶展萬品咸蘇圍  
旁流之霈澤於戲漢降寬大之詔周登思齊之詩奉懿訓於三朝知今初服播  
洪恩於八域同我太平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李秀製 ○命上號都監都提調  
金觀柱鞍具馬面給提調李晚秀樂章文製述官金祖淳並熟馬面給提調尹  
光普林著詰都廳金在昌申絢王冊文書寫官金達淳王寶篆文書寫官韓晚  
裕禮房承旨任希存王冊寶對舉承旨朴宗來左通禮安策右通禮朴瑞源並  
加資光普著詰達淳晚裕加正憲希存宗來加嘉善在昌絢策瑞源加通政 ○  
設慶科庭試武科初試 ○己丑 ○三月庚寅朔以李勉兢為吏曹叅判 ○辛卯  
○壬辰 ○癸巳曉關庭震驚言有二盜挾匕而入伏於仁和門外其一為禁旅

所捉逸其一索之不得命官城扈衛因時原任大臣閣臣兵判政院王堂請對

稟達設庭鞠

判府事李時秀左議政金觀柱判義禁李集斗同議禁宋銓申大羽

于內兵曹邇判義禁老

病人以趙鎮寬代之訊罪人李性世吳載榮又以囚供逮前承旨尹益烈覈之

乃誣也既放特授諫長使之叅鞠自庭鞠移推鞠載榮以大逆不道正法至九

月撤鞠性世令軍門梟首

罪人結案並見下

禁軍番將李秀林刑訊後減死烏配蓋載

榮則以內三廳書負密誘性世偽造角牌刻以關西妖言之李唐揆姓名變服

潜伏於深嚴之地又粧出挾劍踰牆之說而纏帛中有列錄者皆構誣搢紳以

為網打計也性世則締結載榮以關西秘記揭榜四門事爛漫謀議而變服闖

入自刺其頸巧作疑眩之跡也秀林則以番將不能捉潛伏之賊又以謊說驚

動天聽而逮捕之後忽作狂譫為疑案也○以李得濟為左捕盜大將○漢城

府以麻浦甕里等處民家三百二十六戶被燒營特命給別恤典遣宣傳官摘

奸○甲午庭鞠○乙未召見領府事李秉模左議政徐龍輔皆自鄉奔問也○

平安監司金文淳以三月初三日辰時平壤城內民家失火南風大作烈焰所

蔓自隆興部至大興部民家五千餘戶公廨一百七所及鄉校崇靈殿崇仁殿

宣化堂澄清軒中營皆入灰燼而被燒各穀折米一萬四百石零銀子二萬一

千二百兩零軍器各種二萬六千餘事鉛鐵丸三十四萬餘箇火藥六千七百餘斤啓召見時原任大臣備局有司堂上上曰外而平壤之失火內而法殿之告灾去益驚心矣判府事李時秀曰許多被灾之中崇仁崇靈兩殿所重尤自別矣上曰慰諭使當送之而慰安祭亦當設行時秀曰奉命之臣固當擇送行副護軍李相璜可合矣從之以李相璜差平壤府慰諭使召見遣之○命撤庭鞫設推鞫○特命左議政徐龍輔勉副○丙申御春塘臺行合慶庭試文取李東師等七人武取李守文等一百八十四人○以朴宗慶為吏曹參議徐龍輔為判中樞府事○丁酉推鞫○召見文武科新恩于興政堂○戊戌推鞫○己亥推鞫○召見回榜老人廬允中○命施平山府麒麟驛民家被燒一百十八戶別恤典○庚子御春塘臺放生進榜○命並汰東陵諸官直為照律不飭之禮堂亦施罷職以承旨奉審時惠陵外皆以假官入直也○以徐邁修為禮曹判書○推鞫○辛丑御重熙堂受生進謝恩○以金勉柱為吏曹參判○推鞫○江原監司申獻朝以本月初三日獐風大作山火延熾自三陟江陵襄陽杆城高城至于通川公海六邑被燒民家二千六百餘戶院宇三處寺刹六處倉舍一處各穀六百石零船十二隻鹽盆二十七坐燒死六十一人鱗

次馳啓 上大加驚惻命別加蠲恤以校理洪奭周差慰諭御史台見遣之○  
壬寅御春塘臺行三日製○推鞠○樂器造成堂上尹光普罷職減下以徐邁  
修代之○癸卯推鞠○大司憲李書九上疏陳勉仍言或值燕閒不時宣召儒  
臣使之陳說 祖宗故事諷道古人格言以至軍國猷為閭里疾苦隨意諮訪  
以通其情志以廣其聞見又取大學衍義聖學輯要諸書及有宋諸賢我朝先  
正封事奏議之有裨君德切中時病者朝夕省覽常若對其人而聽其言則志  
氣日明智慮日周自當有怡然渙然心會神融之處講學之要固不外此批曰  
勉戒之語切中予躬自覺愧赧之不暇予雖不敏可不深繹而自勉○校理金  
邁淳上疏陳勉仍言春煦漸長而講對之設行全廢民事方殷而賓筵之詢容  
久曠而親舉王趾酬接外庭者不過是听庭聚士新恩放榜赫然觀美之舉而  
已乃者葱臺試射之命又下於三製科次之筵則臣愚之惑於是滋甚歲初儒  
臣之劄有以犒饋之先於朝參為不可者 殿下特賜優批曰犒饋則歲首即  
行朝參則取稟有期皆是已例也以今觀之講對賓筵初非有待於取稟葱臺  
試射雖曰郊駕後應行之舉謁 陵以後為日亦且數旬則其事之無甚時急  
於此可見 殿下之先彼而後此者又將何說而為據乎始知 殿下前日之

批未必有真箇容諫而援例牘告無或為一時禦人之資耶向伏見聖教曰殿役可停民弊不可貽此真一言可以興邦者也近聞東峽諸邑疲於輸材怨咨騷擾傳說狼藉矧今東作方始俶載其時而沿江之民不暇操耒非但無麥之可憂抑亦秋成之難期民情所切衆口一辭而居旬宣分憂之任者乃或以不日子來等說侈辭於章奏之間臣實為斯民悶然也且東西之灾異方酷京外之蓄積俱竭此時大役之興非但重違天意亦非所以慰疲氓無聊之情而備國家不虞之需也伏乞亟命有司姑停營建之役以待可為之時而專意用力於蘇殘救災之策批曰所陳無一言不深切真藥石也深庸嘉尚瑞慈臺試射前此已命停之殿役以事面之重大欲停而未果特允所請講對亦當益加自勉○甲辰次對○命營建都監姑罷○特旨命領府事判府事並兼領經筵事○召對○咸鏡監司李翎模以本月初三日大風山火延熾安邊府社倉及各穀二千六十石零民家二百三十三戶蘆盆七坐僧庵六處並為被燒啓命顧恤奠接之方別加區劃被燒穀物并蕩滅○推鞠○乙巳進講○特旨命領敦寧金祖淳知經筵加設下批與知經筵李晚秀輪參進講○設式年文武科覆試○以李書九為漢城府判尹○召對○領府事李秉模判府事徐龍輔並陳

疏徑行遣承旨賁諭敦勉○推鞠○檢校直閣沈象奎上疏陳勉賜批嘉納○  
丙午進講○御重熙堂行淑善翁主駙馬再揀擇○義禁府以罪人戴榮正刑  
啓結案本以至妖至兇之物入役於內三廳書負敢懷希望叵測之計誘引無  
賴悖惡之性世偽造角牌刻以關西妖書之李唐揆姓名使性世佩之乃以貨  
色之說萬端慫恿使之變服半夜潛伏於莫重深嚴之地又粧出無形跡之一  
賊漢稱以挾長劒越宮牆謂圖窮凶極惡之事以兩片紙書千金萬戶賞等說  
藏置身邊詐稱賊漢所脅給旋自奔告禁旅大呼有二賊掩捕性世謂之一賊  
逃逸仍播山說震動禁中且其纏帶列錄捕廳納招罔非誣陷網打疑亂騷動  
之計大逆不道的實遲晚○丁未進講○召對○戊申詣北苑行 皇壇望拜  
禮召見 皇朝人子孫及忠良子孫○召對○推鞠○已酉進講○召對○庚  
戌進講判府事李時秀啓言享祀之禮必貴乎致誠致敬不在於繁文細節昔  
在先朝大享儀中如樂成之應節牲匣之合盛賁笏之省文特加裁正務歸  
簡當以為禮儀得中誠敬不弛之方晨裸禮及三獻時獻爵出入之自楹外折  
旋者亦以楹內釐改而猶以各室出入之太頻為慮聖意每欲依薦俎官例灌  
鬯薦爵皆由室內行事臣等亦於前席承聆聖教而特因事體之重未及舉而

行之矣。昨午撤簾日，以大事儀節中可以省約者，大臣禮堂爛商稟行事。慈教諄複我。先王重祀典之盛德我。慈聖護聖躬之至意其義一也。臣不勝欽仰。今欲釐正儀節，則惟灌鬯薦爵時，由室內行禮一事，可以有合於聖教，無害於禮意，而但樽酌酒之節，似有掣碍之端。若於笏記中，多以各室樽所磨鍊，只以禮儀使導。殿下詣樽所為文行禮時，殿下陞詣第一室樽所，則各室樽所一時酌酒後，殿下詣神位前，仍自室內次次行事，最為合宜。昨伏見夏享親裸成命已下，及今稟定，可以舉行，而事係其重，請下詢處之。大臣禮堂議同從之。○召對。○辛亥進講。○以權禩為司諫院大司諫。○召見回還冬至，正使閔台赫、台赫奏曰：高麗溝子事臣之赴燕時，既承下教，故詳細探知。則此是彼中之痼弊，當初木商之入去，也不為納賂事端。始發前後逮治者，為四百餘人。革職降資者，不計其數。逮滿尚書那彥成看審，獐子島形止，則歸奏以為彼此兩界各設柵砦，嚴加防守，俾無犯越之弊。為辨使大臣覆奏，復遣錦州都督更為看審云矣。○命判府事李時秀復拜議政府左議政。○以金達淳為吏曹判書。特旨也以李敬一為兵曹判書。○召對。○備局啓言以平壤府火災請劃道內各撮作錢十萬七千四百餘兩，各穀合六萬二千餘石，並給空名帖。

二千張長山文城等處材木從之○壬子進講○諭左議政李時秀曰卿之去中書亦既周歲周歲之間天怒于上而灾異荐見民窮于下而財儲益罄世道潰于中而朝象莫之收拾此皆予小子不明否德之致也予小子履茲多艱罔知攸濟望卿即起膺命○召對○癸丑御明政殿行太廟夏享大祭誓戒○進講○召對○左議政李時秀上疏辭職違都承旨賁批傳諭○甲寅召見平壤府慰諭使李相璜命捐納人加資仍授實職○冬至書狀官徐長輔聞見別單言高麗溝子事先派欽差副都統策拔克審辦又以其未能慎密輒轉透漏致使奸犯先機走躲且多般納賂物議誼騰故罰降一級而及其歸奏也謂以高麗溝子距獐子島四十里島係朝鮮地而現無民人居住彼此難於巡察故奸民輩因緣潛匿為弊多端若使該國許民聚入杜絕潛匿之路且於高麗溝子山臺上結構房屋使鳳城甲軍數十名岫巖甲軍數十名輪回把守又給官船二隻使之來往巡察甚妥當為言命下部議姑未覆奏云○乙卯召對○左議政李時秀再疏乞免遣正卿賁批偕來○丙辰召對○丁巳召見左議政李時秀時秀言關東燒戶各給一包米是莫大之惠而道臣並計已給之恤典以準一石有違事體且向來營建木物事民弊民怨至播京洛江原監司申獻朝

請罷職從之○召對○義禁府以拿處罪人車億萬自縊死啓蓋億萬以載榮賊變日守門將拿處金吾以事關鞠情嚴問稟處草記矣億萬過生疑恟故也政院以不能檢飭請推禁堂命並罷之都事拿處○以李勉兢為吏曹參判鄭東觀為參議李直輔為司憲府大司憲李相璜為司諫院大司諫黃昇源為判義禁府事申絢為江原道觀察使○戊午次對左議政李時秀啓言進講終不如法講之尊重進講則不過經筵閣臣王堂數三人而已法講則王堂有上下番經筵外又有特進官宗臣武臣討論尤廣體貌尤備可見 祖宗朝設法之美意詩經小雅纔已畢講始自大雅以法講舉行朝講外領事不得入參召對外閣臣亦未登筵亦非博極羣言之意雖晝夕講領事則待下教入參閣臣休前輪參從之又言關西火災恤典挾戶比原戶題給從之又啓言酒禁一事不但修明舊典蓋出於裕民食之意只緣緩急操縱多失其宜潛釀之類比前倍多徒使閭巷小民騷擾蕩殘怨咨日甚苟求其故專由於收贖一事自今凡以酒被捉者更勿收贖大釀與街路酌酒者一依法典照律從之蓋自昨冬以後申嚴酒禁法司收贖過多民怨朋興故也○召對○夏四月己未朔詣明政殿月臺押 太廟夏享祝仍傳香祝詣 太廟省牲省器齋宿○庚申行 太廟

夏享○以鄭大容為全羅道觀察使趙文彥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辛酉  
召對○以柳孝源為右捕盜大將○推鞠○壬戌御春塘臺行式年文武科殿  
試文取李愚在等三十八人武取李重鉉等四十二人○以趙尚鎮為刑曹判  
書○推鞠○癸亥召對○甲子召對○乙丑召對○平安監司金文淳以朔州  
府南倉失火燒穀八百九十石零啓命蕩減○丙寅晝講○命遞領敦寧金祖  
淳經筵之任以筵席陳懇也○丁卯御重熙堂行駙馬三棟擇○教曰淑善翁  
主都尉定於前正郎洪仁謨子顯周尉號以永明尉為之設嘉禮廳○戊辰朝  
講○次對 上命行都堂錄左議政李時秀曰若無領相則必有大提學然後  
始為主圈而今無領相臣冒忝左揆而大提學又臣之弟也兄弟並主圈事無  
此故例仍請亟卜領相或更出他文衡 上曰從當下教矣○左議政李時秀  
以關東慰諭御史洪奭周啓請江陵等邑挾戶恤典比元戶半給今年田稅大  
同結錢之以麻布代捧者限明年停退從之○召見關東慰諭御史洪奭周命  
江陵民高倫妻權姓原州士人朴亨明妻李氏並施旌閭以火災時以身殉姑  
御史奏之也○推鞠○己巳御熙政堂行專經文臣講○召對○庚午晝講○  
命施忠烈公河緯地不桃之典因承旨洪義浩啓命禮曹議大臣也○推鞠○

辛未御春塘臺放式年文武科榜○召對○壬申○癸酉教曰淑善嘉禮吉期已定先王之所鍾愛而予之同氣只有此一妹永明尉家米百石木十同布五同錢三千兩令內需司輸送以助需用以淑善也故有此此不可為例於來後雖與該曹舉行有異亦為載之受教謄錄○命戊申清州殉義人李弘茂別加勲贈因吏曹以清州儒生上言覆啓而弘茂即其時兵使李鳳祥叔也○甲戌命刑訊康津前縣監李安默絕島滅死定配因道啓臚列貪鄙之狀也○推鞠○乙亥○丙子畫講○召對○丁丑畫講○召對○戊寅畫講○己卯召對○庚辰畫講○夕講○辛巳畫講○壬午召對○癸未畫講○大提學李晚秀疏言堂錄之法主其事者首揆與文衡也臣兄方居中書右席而臣又忝三館之長兄弟哀然為首於都堂之座稽之國朝故事元無可據之例乞遞文衡許之○校理金堉疏勉聖學優批嘉納旋擢承旨○甲申畫講○乙酉召對○命施關西价川郡民家被燒一百六十戶海西谷山府民家被燒一百二十七戶別恤典○丙戌畫講○丁亥○戊子御春塘臺行內禁衛及西北別付料試射○五月己丑朔御春塘臺試春到記儒生講居首金璟履製居首申在植並直赴殿試○庚寅畫講○掌令權漢緯疏言分館淹滯命飭之○推鞠○辛卯以

吳載紹為江華府留守柳孝源為三道統制使○推鞠○壬辰以朴崙壽為司諫院大司諫趙鎮寬為弘文館提學李元植為忠清道兵馬節度使李郁延為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尹得達為右捕盜大將○推鞠○癸巳 璿源譜略增脩成宗簿提調以下施賞有差正尹涵加通政○純陵修改監董道臣以下施賞有差○甲午畫講○乙未召對○丙申○丁酉○戊戌詣北苑行 皇壇望拜禮○召對○己亥召對○庚子召對○辛丑命行祈雨祭○壬寅次對 上以諫長論權裕䟽詢之左議政李時秀曰權裕年前一䟽惟在於尹姑二字曲突徙薪四字此果何等語也其叵測旨意昭不可掩為今日北面臣子安得不明目而聲討乎右議政金觀柱所奏亦同 上曰待批下可也○命以關西每年別備條錢三萬一千餘兩限七年加劃以為燼餘經紀關東江陵等六邑當年貢麥特為蠲減大臣奏之也○施故相金鍾秀孝行旌閭之典從禮曹判書徐邁修言也○召對○癸卯行祈雨祭于三角木覓漢江是日雨○召對○甲辰命祈雨祭姑停○召對○乙巳○丙午畫講○以洪義浩為義州府尹○丁未召見左議政李時秀右議政金觀柱更以諫長䟽下詢後 上曰聞卿等所奏權裕之罪不小矣非特卿等之所奏如是實有背馳 先朝義理之罪當賜

批矣○戊申命遣宰臣更設祈雨祭○答大司諫朴嵩壽疏曰權裕事聞兩大  
臣遞奏爾言即常經之論而予所痛惡者其背馳先王之罪也所請並依施  
其疏略曰嗚呼世變無窮百恠層生若其包凶蓄禍罪闢名教而天討尚稽興  
憤久鬱者豈有如權裕者乎噫嘻痛矣裕之罪可勝誅哉外托鷹鷂之逐內售  
梟獍之腸即渠辛酉夏一疏是已全篇說去是何等明張懲討之章而附陳都  
人以下等句語隱映閃弄捭闔牢籠禍心所在手勢漸急至有曲堦徒薪直發  
不道之凶言肆然筆於書而登於章曲堦將以慮火則徒薪蓋指何謂即此一  
段其包藏之異圖陰譎之逆節綻露無餘噫渠亦今日橫目之倫而北面於庭  
者忍於此時敢以此語欲為疑亂熒惑潛售不逞之計哉從古干常亂紀之徒  
多在乘國運不幸之會而未有若此賊之窮凶絕悖者也幸賴上天垂祐祖  
宗陰騭丕惟我慈聖盛德履燾如天地照燭如日月宗祊膺無彊之福臣  
民副顒祝之望吾東方億萬斯年之慶基自是日倘使奸萌未折凶圖潛肆則  
國家將不知稅駕於何地思之及此寧不凜然而心寒嗚呼一日之不可廢者  
大義也萬古之不可墜者綱常也凶如此逆如此而尚不以其罪罪之無一人  
明言致討者四載于茲古今天下寧有是耶且以渠罪之已斷案者言之關係

何如罪犯何如而薄竄旋移臺啓遽停執法之臣其真不知所重有若尋常輕勘之循例對揚者耶臣又不勝駭惋也伏願 殿下廓然赫斷量移罪人權裕亟令王府嚴鞠得情明正典刑伊時停啓臺臣亦施竄配之典斷不可已也○配前掌令玄重祚于金海府配前持平鄭彥仁于興陽縣以裕事停啓也○己酉○庚戌再次祈雨于龍山江楮子島○辛亥命旌褒 端廟朝忠臣故提學李宗倫因禮曹以京外儒疏詢大臣議也○命平壤燒燼穀并蕩滅○壬子○癸丑三次祈雨于南壇零祀壇是日雨○次對○召對○平安監司金文淳上疏乞遞許之○甲寅雨○命停祈雨祭報謝祭待秋設行○命配前江原監司申獻朝于丹城縣寧越前府使洪樂淵于堤川縣以運材時役軍致死為十一人有道查也○推鞠權裕于王府委官左議政李時秀右議政金龍柱判義禁存以其辛酉疏引用都人尹姑曲埃徒薪等句語即沮戲大婚之凶計而居謫時作詩有曰 先王赫然義壞了一鉤金又曰安國承前後云者指意陰慘為問裕抵賴竟不輸數刑二次徑斃又以裕之僮屬金宇光金千孫之招逮問同察凶疏者裕之孫儒生思穆及儒生沈魯賢鄭在民尹致行前校理李晦祥前正言李安默等安默則裕之送示疏草也答以善成疏出之後往見裕賊爛漫

酬酢而三揀不為之四字出言出自心發諸口以大逆不道正法魯賢則裕之  
出示疏草也以粉板書答凶謀悖口惟恐人知又以好粧局子傳說於宇光宣  
力停啓寄信於裕賊在民則裕之凶疏構草也已為察見又聞今番一疏可沮  
大婚之說窮凶絕悖情跡綻露並以知情不告正法而致行則寫疏時宿留其  
家代草考準晦祥則平問酌處之後更以亂言誣人宇光則卑微之類往來和  
應并刑訊後減死絕島定配千孫癡儻也思穆面質也并酌放至八月撤鞫四議  
結案及酌○乙卯行淑善翁主嘉禮○丙辰召對○以李書九為平安道觀察  
廉并見下使○丁巳以金勉柱為吏曹參判金文淳為漢城府判尹○推鞠○六月戊午  
朔淑善翁主吉禮時主婚安春君煥鞍具馬賜給堂上以下施賞有差都廳李  
好敏加通政○推鞠○己未推鞠○庚申○辛酉推鞠○以吳毅常為平安道  
節度使○壬戌推鞠○癸亥命內閣改定 華寧殿應行節目以水原留守曹  
允大啓言初始之初條例未備謹攷 永禧殿 長寧殿儀式就原本中節略  
繁文添入條件著為常式故也○推鞠○鞠廳以罪人權裕物故啓○甲子獻  
納金會淵疏略曰裕賊之罪可勝誅哉其年前一疏旨意陰慘排布凶譎惟圖  
沮戲於大婚背馳於 先朝噫嘻痛矣蓋自國婚已定之初一種不逞之徒潛

懷忌嫉必欲沮敗訾議紛紜異說橫行畢竟裕賊之疏出矣噫先大王於初

揀之日已以今方定婚於忠賢之門甚是嘉悅為教伊時入侍諸臣莫不仰賀

及至再揀之日備諸儀衛以示聖意之堅定一國臣民若大若小孰有不知而

不聞于斯時也彼輩雖甚不悅而顧不敢發諸口者誠以先大王日月之明

雷霆之威使彼不率教之徒自不得售其奸而逞其禍心也迨當龍馭上賓仙

寢未冷乃敢漸張凶勢輒肆悖謀以為敲撼本源撓敗大議之圖此實先朝

之逆臣非獨我殿下之罪人也又實宗社之罪人非但為先朝之逆臣

也今幸聲討克舉鞫事纔始而抵緣裕賊之悍悍忒甚忍杖結舌倍為凶頑言

端乍吐而迫問則漫漶之辭情既屈而輸款則抵賴焉端緒未覈駭痛轉深乃

者王章未加鬼誅先及輿情憤惋到此益切凶如此賊逆如此賊而豈可以未

及結案不施其當施之律哉伏願亟令王府追施當律以泄臣民之憤見在諸

囚亦另加嚴鞫以為明覈痛懲之地不允○掌令尹尚圭疏請裕賊籍產破家

諸子應坐之律不從○玉堂校理朴宗正洪典周副校理李聯祥聯劄請裕賊

孥戮之典不從○推鞠○乙丑以李文會為司諫院大司諫○推鞠○丙寅府

受說義洪

啓噫嘻痛矣賊裕之罪可勝誅哉辛酉夏一疏包函蓄禍暗售梟獍之

腸都人尹姑等句語排布陰譎曲突徙薪之援比指意凶憺即此一段其沮戲  
大婚之凶肚背馳先王之逆節綻露無餘渠以今日北面之臣乘國運不幸  
之時而疑亂熒惑潛圖不逞之計是可忍也吁亦憺矣亂臣賊子之干常紀  
從古何限而豈有若此賊之窮凶絕悖者哉且其所納爰辭見捉文書之不道  
不滿之說愈出愈凶至於外朝不知之言詩句引用之意而極矣而末乃以渠  
之傍祖權輿時事隱然自況者尤何等窮天地所無之劇逆大慙也凡在橫目  
之列者莫不骨驚膽掉直欲手礮口嚙而賦性憚隱忍校抵賴王章未伸鬼誅  
先及神人之憤容有極哉噫原疏之陰慘逆腸難掩鞠招之凶隱斷案已成漢  
法不敵之律春秋無將之誅政為此茅賊而設也凶如此賊逆如此賊而豈可  
以未及結案不施其當施之律乎踞斬之刑雖未得快舉孥戮之律決不容少  
緩請物故罪人裕亟施孥籍之典不允○推鞠○丁卯大司諫李文會持平李  
允謙等疏請裕賊追律並不從○推鞠○戊辰推鞠○己巳○庚午京畿海西  
畢賑京畿通津等五邑鎮鐵民三萬五千九百七十八口賑銀三千一百七十  
石零海西延安白川兩邑饑民五萬六千四百九十五口賑銀二千六百  
七十○辛未推鞠○壬申推鞠○以曹允大為兵曹判書○癸酉以李敬一為  
水原府留守○甲戌月食自子正至寅初食九分二秒初  
鶴東北食甚正北復圓西北○乙亥○丙子次對

○丁丑推鞠○戊寅命施平壤等四邑民家漂額三百六十七戶別恤典○推

鞠○己卯推鞠○兩司

大司諫李文會執義洪受浩掌令尹尚圭姜彙鉦獻納金會淵

聯劄言罪人魯賢之同

衆情節渠既輸款已捧結案則今此減之以知情之律者此是無於前之例而况文案未下致使不待時之刑法歷屢日而未得舉行此豈非失刑之中又失鞠體之大者乎請罪人魯賢之律依初結案施行批曰沈魯賢事非欲低仰也其在欽恤之道方欲更詢按檄諸臣而處之矣○庚辰召見左議政李時秀右

議政金觀柱及聯疏未承批前兩司諸臺于熙政堂

上曰

慈殿有下教於

卿等者今方垂簾矣時秀曰垂簾是何等莫重莫大之舉庚申天崩之初臣等涕泣而仰請慈聖涕泣而勉從四載之間莫安宗社保護聖躬慈德慈功

卓越千古及至昨冬特召臣等洞諭而撤簾光明正大百世有辭而今忽有萬萬非常之舉臣未知所欲下教者何事而教於主上則主上自可布諭於

臣等今日此舉書諸簡策頒諸八方則於慈德將如何也伏望殿下即為導

達亟寢垂簾之命焉觀柱所奏略同大王大妃教曰予豈不知垂簾之為重

大亦豈以撤簾之後更為此舉也昔我明聖大妃為私親事亦有此舉時則

羣小滿廷驅逐士類大妃亦不得已而垂簾國朝既有此例子非創行之事

也予以無知之一婦人兼以多病朝廷之事豈可預知而頃當國家之危疑式  
遵國朝之故例黽勉從之矣 主上寶齡今至十五歲睿德夙就親摠萬幾如  
是而予豈不撒簾乎此後事專在於羣下之善為輔導矣予於國事豈歇后看  
也未知朝廷以予為何如而予固無所猷為亦無過惡則每有事端輒為舉子  
而言目今朝廷貌樣並與 先王義理而漫漶矣近聞兩司聯疏有十月無吉  
三揀不為等勾語而不露姓名其所謂挾日官將欲有為者未知誰某而臺疏  
雖不露出外間之指目傳說藉藉予亦得聞者久矣既有指的之人則何不直  
陳而糺糊掩匿以滋其惑乎昔在 明聖大妃時 主上春秋鼎盛而猶為稟  
旨而後行今我 主上亦必隨事稟定於予則今予此舉豈欲干預朝政專行  
權勢之計也亦豈以無事垂簾為容易可為之事耶臺疏之不為明言徒致置  
說之狀欲一召問說盡心中之憤矣時秀曰臺疏所言臣未見原本措語之何  
如所指之誰某未敢詳知而在昔 明聖大妃之時凶徒挾近宗謀危 宗社  
其機甚急故不得已有此非常之舉今此 慈殿欲為下教之事若於 殿下  
三朝之際從容詳告則 殿下必當宣布 慈教嚴處其當罪之人既已撤簾  
之後每有一事又復垂簾則豈不大有關於慈德乎臣受 慈聖罔極之恩欲

報之心銘在肝肺目見有礙慈德而不以實告則是負慈德也更乞仰稟即速  
還寢焉觀柱所奏亦同 大王大妃教曰大抵臺諫既有所言則豈可不明白  
說去乎以予無功德之人無論大小事人必舉予而為言大可駭憤者矣庚申  
以後予於國事親自擔當雖以閭巷間言之家事必有家長而主之今之所主  
張者予則以予獨當之事聞此駭恠之言其為憤惋當如何時秀曰 殿下何  
言不稟而 慈聖亦何言不盡耶 殿下以 慈聖下教宣布臣等則其言之  
虛實豈無查出之道 大王大妃教曰臺疏又論趙恒鎮事提及于處分恒鎮  
之傳教者恒鎮托以尊號事欲害善類故有此處分 主上亦已處分今反以  
是為言豈可成說乎時秀曰此非承批之疏故只聞大意未見全篇臺臣所言  
果非矣則此是人臣之極罪伏願 殿下導達此意如有可罪自上處分千萬  
顯視 大王大妃教曰在昔宣仁太后萬歲之後羣小輩始生構誣捏逼之計  
今予一縷尚存餘年無多而聞此駭恠之言於衰暮之境欲一悉諭予憤惋之  
情亦欲叅聽於 主上處分之事為此不得已之舉也豈可自我而有所處分  
也卿等試思之 先王之大義理將為此輩所壞了而後已侵斥誣逼無所不  
至此豈君臣上下同心協贊之道乎 主上豈有愛憎於彼此而人心世道至

於此極卿等以予今日舉措謂之失德然則予雖有憤痛之事亦不可以發一言乎 先朝時予亦嘗有諍教誠如卿等之言諍教亦不得為之乎時秀曰其時諍教臣亦嘗伏見而如有處分之事則雖無諍教 聖上豈不處分乎觀柱曰伏觀今日舉措慈衷之有所切憤可以仰揣而垂簾則臣愚死罪竊以為聖慮未及周思矣 大王大妃教曰 先朝近三十年至誠苦心專在於扶植義理則為今之道固當法 祖宗體 先王而近日人心漸不如古臺臣請討之章不露姓名掩匿說去告君之辭固如是乎時秀曰 慈聖既知此舉之為過中則即當回悟而如有處分則 殿下稟旨處分實合事理矣 大王大妃教曰予於撤簾之時豈不以大刑政則衆聞為教乎以此舉為非予之失德予自知之此則吾自當之矣時秀曰豈但大刑政乎雖微細事 殿下自內仰告于 慈聖慈聖協贊於 殿下何所不可而至於垂簾對臣等有此下教此何等舉措也失德自當之教臣等事我 慈聖幾年豈意承如此之教乎即速還寢有光於 慈聖功德矣伏願 殿下導達此意以為不遠復之道焉 大王大妃教曰予有何功德乎功德二字乃是假言謾我也時秀曰臣等雖萬萬無狀職忝大官面承假言之嚴教惶隕震越不知所達臣當出埃銖鉞之誅矣仍

起出 大王大妃教曰卿何為而如是乎進前則當有更教者矣時秀進伏

大王大妃教曰予無知識三四年內一無裨益於國家只於周極之中遵先王之成憲以為捥過初無功德之可稱故所言如是矣時秀曰小臣今伏承假言之下教為人臣子有此罪犯豈可一刻容貸於覆載之間乎 大王大妃教曰予之失德莫非無見識所致悉陳本情言辭不得不如是今欲以此摧抑予而然耶今予垂簾之事書之史策固當為予之罪過矣時秀曰臣又承此下教為人臣子恨不即地滅死觀柱曰臣固惶悚萬萬而下教之間辭氣太過平心舒究平說道理有何不可而乃有此萬萬過中之舉乎 大王大妃教曰予無見識失言矣然而卿不可以此為引顧今世道只有兩大臣豈可如是過引乎時秀曰臣既負此罪名何敢更為開口而區區願忠之誠終難按抑今茲非常之舉何可許久不還寢乎臣等雖甚無狀或有毫分議到於慈德者則明目致討豈或晷刻之緩而今茲之舉誠萬萬非常還寢一時為急伏願 殿下更為力回焉 大王大妃教曰卿等既以予言為不是又欲生出事端必欲引咎誠甚慨然此後如有可言之事當以諍教書下子則入去矣遂闔戶時秀曰不遠復之慈德臣不勝欽仰而臣雖無似名以大官伏承二句嚴教將以何顏自立

於世乎伏願亟降嚴誅以正臣分焉觀柱曰 慈教之下惶恐震懷臣與左相  
實無異同臣亦當退待嚴誅矣 上命前臺諫李基慶等進前 上曰爾等聯  
疏大段失着此後則無論某事必為明白說去勿為如此疏語可也基慶等曰  
臣於聯疏中上款勾語非道路之傳聞乃是儒生抵書於賢關之辭也至於下  
款云云非謂趙恒鎮處分之過中也蓋以張錫胤疏中所言亦有隱映閃忽故  
也其所謂闕典云云恒鎮豈全無罪也耶○左議政李時秀右議政金觀柱待  
罪金吾門外遣史官敦諭○左議政李時秀右議政金觀柱迸出城外遣史官  
更為敦諭○辛巳先是五月二十一日執義李基慶司諫李東埴掌令權漢緯  
持平洪時溥正言文躍淵尹孝寬等聯疏曰臣等之罪可勝言哉噫彼事關倫  
常罪犯惡逆有如權裕者而齋憤茹鬱殆若仙泄者今已四載于茲矣幸因諫  
長之沫血陳章仰格天聽幽窩有打破之期大義屬可伸之會臣等亦安得終  
默而已乎噫嘻痛矣幽逆之作終古何限而數倫敗義蔑分亂常陰蓄無君之  
心肆發不道之言者豈有如賊裕者哉假托沐浴之義潛逞眩惑之計滿紙臚  
列若出於聲討諸賊而終篇脉絡都歸於背馳 先王吁亦譎矣是可忍乎潛  
喙毒舌略無顧忌恍惚隱映反覆為說其心所在夫孰不知始言其喬木遺裔

而擬之於荀彧之忘漢指意有屬或稱其棟梁可任而比之於賀循之歸晉語  
法叵測以至於都人尹姁等句自不覺其衝口發出手脚露出先事而有曲突  
之戒則所謂徙薪者何指慮後而有羸豕之辨則所謂宜早者何方既謂之如  
蒙採納則不害為安不忘危之道終又結之以辨幾察影防於未然即此數句  
其凶謀逆節昭著無餘矣渠雖凶頑亦嘗吐面於先王之廷者何敢於莫重  
莫大之事作此至凶至悖之計萌諸心發諸口而至登於章奏哉尚伏記庚申  
二月始行初揀之翌日特命進定賓對明諭大婚之已定徵祥所萃世德所毓  
辭教諄復喜溢八彩至有期月之預指臣等亦或有登筵而承聽者矣逮當我  
聖上御極之後舟梁之儀雖未及舉中壺之位已有所仰神人之托臣民之望  
固不待乎六禮筮吉之後則渠必欲沮戲我大婚滅絕我彞倫使我四百年  
宗社靡所止屆其窮凶絕悖胡至於此由是而人心陷溺世道波蕩十月無吉  
之說指喉日官者有之三揀不為之言家論士林者有之至有章甫抵書賢關  
之舉伏願其時日官一體嚴鞫明覈無吉之言根如三揀不為之言亦必有倡  
說而傳播者並為盤覈正法以除亂本焉賊裕之壬戌薄寬亦是罪關關供則  
無君之心即此可見加律連啓所重何如則玄重祚鄭彥仁之遽然停啓抑獨

何心惟彼玄重祚卽一賊裕園中物耳聲氣相連指使是聽者卽渠自来本色而所可痛惡者春初䟽語極其閃忽乍陰乍陽莫測其端倪聖批中爾䟽亦未知其何謂者已洞燭其鬼域情狀矣自来營護之習便成伎倆隨處發露手勢甚熟故惟意捫闥專事牢籠其謂誅之殛之非但無益於目前來後難言之禍亦將無赦云者抑何說也誅殛亂賊而誠為無益窮治奸獄而反速禍患則春秋懲討之義祖宗開和之典將安用哉前日之停啓今春之投䟽卽是一樣手段宜其迫脅僚臺恣行冒臆也雖以鄭彥仁言之其辨輕重徒信人口不根持論終至聯叅律以典憲焉道重律其時憲府諸臺則府啓停連職當可否而託以不進終無駁正僚寮間爭執是非之義果安在哉臣等謂金海府竄配罪人玄重祚加施極邊遠竄之典停啓時憲府諸臺並施譴削之典斷不可已也臣等於此又有所慨歎者賊裕凶䟽卽是人得共誅之事而最初聲討之人因他事被削則乘機呈䟽隱映為說反謂之奸萌賊膽是豈非凜然而寒心者乎伏乞聖明淵然深思廓揮乾斷賊裕就鞠之後嚴覈掃蕩以導彞倫以靖世道焉至是以省䟽具悉批之○教曰兩司䟽句語中十月無吉之說旣無所指之人莫曉其旨意故不得賜批矣昨日慈教之後此事不可尋常處之其時日

官當設鞫而委官今無一人事不可遲緩令該府拿鞫嚴問以草供捧入○教曰臺疏以儒生抵書賢關為言令成均館推入儒生書○大王大妃以諍書下教曰予自撤簾以後不敢與聞朝廷大小事至於關係國家安危陰陽進退者不可愬然坐視故其時傳教中亦有布示者廷臣幾皆記有矣近聞以權裕事臺臣陳疏請鞫主上特下依施之批主上裁斷之明至於如此豈勝欽敬之至凡裕賊之凶慘孰不憤惋懲討既舉至於拿鞫則幾乎嚴覈情節快施典刑矣豈意屢日拷訊一直凶頑終不輸款遂至徑斃予於此尤極痛惋予又聞之近日有諸臺聯名之疏投呈已久而尚爾靳批則其所言之事可知有大關係之故耳予肆故自內得見其疏本則其中數節言果皆非尋常之言况所謂十月云云此指大婚擇日以予親所經歷者為準疏中語意則其所指的歷歷無疑判然可知其逼拶予躬故昨日舉措極知重難而尚不得不黽勉親諭於諸臣此豈子樂為者哉實痛迫之極必欲一番面暴以解一世之疑惑也昨日主上特以事體之不可不一問於言者之故至有詢問之舉而予既知其指意則渠輩雖苟且隱諱亦何益之有又聞之渠輩復以儒通推諉之此尤可切痛他人雖言之渠若不能明知則如此重大之言豈可輕信人言登諸章奏此則

決無是理予雖一婦人渠輩敢以為可欺之事而欲欺之乎予當以予所知者洞諭直辨實無待渠輩之明告矣蓋壬戌嘉禮消吉後予以為宗社懂懂之心不能不謂念於日子之無欠與否偶以此意書問於金魯忠則魯忠對以俄適日官持擇日記來示曰此日大吉而但月有妨於國舅為欠云故考之日方果如其言而事關重大不敢更議云故予以為妨害國舅亦不如無此欠使渠更問於日官矣渠果如予言而問之則日官言內歲前十月以後更無可合之月若然則勢不得不初擇日用之之外實無變通之道又思之如此微細拘忌無足為念故遂於八月十三日筵中以勿拘此欠以十月完定之意明告于大臣及禮堂則僉議亦皆以為然矣始終事實不過如斯今乃以是聲罪驅之巨測之科古今天下寧有如此誣捏之甚者乎真所謂逐鹿而不見泰山者也設使魯忠真有沮戲叵測之心大婚即國家莫重之事則欲沮戲此事者非所比於外廷間私相傾軋實非在下者所能獨判得此則三尺童子亦可知者然則今魯忠即予私親乃以魯忠之沮戲欲為構捏者其指意之所在竟歸於何處此則予所不知而至於臺疏所謂奸萌賊膽云云又有深可驚惑者年前趙恒鎮呈疏也予於其疏中闕典之說明知其為嘗試構捏之奸計故即以嘗試構

捏成言其罪施以刊削之典其時儒臣以予處分謂以折奸萌破賊膽則其所謂奸萌云云即予所謂嘗試云云此豈有異也惟其如是也故其時主上亦不以為非如其所請施以竄配予之所以刊削主上之所以竄配皆是折萌破膽之處分也今諸臺乃以儒臣之敢言奸萌賊膽為其罪案則予與主上亦將置之於何地此果為何許事體道理大體此聯疏中數句語實非今日北面者敢如此說者予實欲無言也予豈意何以至今生存當如此艱虞垂暮之年乃當此無限難安之境但自悼傷而已又思之昔宣仁既亡之後羣小輩誣逼之說無餘地善類之禍隨而大起宗國遂至傾危每想往蹟不覺體粟今予則一縷尚存而如此之兆已見於目前此予所以深恨而切傷者也昔先王每對予時曾以扶植士類之意未嘗不疊疊下教曰國之有善類如人之有血脉人無血脉則死國無善類則危大哉先王之至誠苦心如此其勤故國家得有今日健陵之土未乾宵小輩夤緣跳踉之習已復肆然無忌憚如此不已日後之慮不知至於何境先王義理皆將壞敗而後已言之至此寧不哀痛其令大臣三司知悉此意○右議政金觀柱附奏批曰昨筵事實左相則如是引罪似或然矣猶以為過則卿之如是效左相之去就誠千不當萬不當卿

則別無嚴教之承聞者而乃欲替當而混引何也左相自左相卿自卿若一相因事而去諸相皆欲同去則中書將無不空之時豈有是也豈有是也仍遣史官傳諭○壬午○癸未命熙川郡漂額民家一百三十九戶人物淪死四十一名別恤典依昔年義州三江漂戶例為之○教曰聯䟽中以儒生書有所論奏其儒生令秋曹以十月無吉之說聞於何處嚴查以聞○教曰當初聯䟽豈共憤沐浴之義乎無非喜事中出來日昨慈教之後其句語中十月無吉之隱映說去始知為指金魯忠之言不覺駭歎其時事子亦豈不知也以此塗聽之言何敢掩匿其名黜昧其事自犯爽實之科乎此類不可不嚴處聯䟽諸人并施遠竄之典竄李基慶于端川府權漢緯于龜城府李東埴于鐵山府洪時溥于河東府文躍淵于北青府尹考寬于順天府○甲申禮曹啓言健陵陵上莎草因雨崩頽長為六尺廣為九尺命慰安祭不卜日設行政府以下進去奉審○乙酉行崇祭于四門○左議政李時秀轉向楊州地教以伊日慈殿嚴教不過匪怒之教而昨日連以子非無依據而行之聽子所言之後陳其不可則子豈以其言為非乎不待子言而徒事防塞故自致聲氣之激所言有碍於接待以此子方追悔大臣則不甚非為教又以中書之空虛國事悶然寢處不

安即速召還為教縷縷恩教剖示至此予心猶覺感頌卿豈可以此深引思欲  
長往而後已乎茲遣史官宣布 慈聖至意卿其即為偕入○丙戌再行榮祭  
于四門仍命停第三次榮祭報謝祭以其日設行以潦雨快晴用 先朝癸卯  
年例只行二次也○命施部內前後民家漂額五百五十二戶恤典○召見奉  
審大臣金觀柱等觀柱奏以昔在 先朝癸卯 元陵蒞草五月有頃八月幸  
行時親臨修改而 陵上形體高峻之故 先朝教以今雖修改不無後慮  
陵上高峻處更為平圓矣今此 健陵陵上形體亦如是高峻日後修改時略  
依 元陵例略為平圓則恐無後慮命議在外大臣觀柱又奏曰小臣待命之  
中往役義重不暇他顧日前 慈聖諄教有遍授予躬之下教至令大臣三司  
知悉自上處分嚴截痛快臣不勝欽仰萬萬而在下之道既承此教固當為對  
揚之不暇矣雖以小臣言之身在江外恭俟嚴譴不敢出一言仰奏臣罪至此  
尤合萬殞而凡在三司之任者寥寥多日無一人辨明之者國綱之懈弛事體  
之駭然莫此為甚矣○命配長書儒生李松祐以秋曹納供時以十月無吉之  
說聞於其作故之弟為招故也○秋七月丁亥朔義禁府啓言日官池景詰口  
招以為壬戌五六月間往見金叅判魯忠則問曰十月內果有吉日乎答曰雖

無陰陽不將日而諸吉星湊合又是月德則方書明有當用之文云爾則答曰  
莫重大禮非陰陽不將日甚可恨咄云故翌日往見禮判言此狀以小利月十  
二月入啓而以十月擇入事判下故十月內十六日二十八日雖非陰陽不將  
日既是十分無疑故以此日入啓而至於十月無吉之說初不說出矣教曰觀  
此供辭宰臣酬酢出於好意則豈有一毫近似於云云者乎此囚則放送○戊  
子○己丑命藥房提調韓用龜鑑沿定配以昭晰之後引義不出也○庚寅○  
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以吳泰賢為司諫院大同諫李秉模為健陵修  
改都監都提調李晚秀徐邁修為提調○命施湖西公州等十三邑民家漂頽  
五百六十九戶人物泮死三十三名別恤典○乙未○丙申史官以左議政李  
時秀劄獄胥命右議政金觀柱縣獄胥命啓教曰左相則雖護以嚴教之承聞  
而其後追悔之音召還之意不啻縷縷諄諄子猶為左相感祝則前後敦勉之  
下一層更加一層至於州獄席藁之舉有若辦大事守大節而然果何意也假  
使伊時引義之舉由子而始若是悔悞則猶將有變動之意况慈意之丁寧  
懇惻如此而一向執迷愀然坐視者其可曰分義之所安乎至於右相事非由  
已義無可引而欲與之同去就為過舉出矢言似乎相抗而相激者尤是常情

之外左議政李時秀右議政金觀柱并施以削黜之典○放富平府定配罪人

韓用龜仍為叙用○行都政

吏曹判書金達淳參判金勉柱兵曹判書曹允大

以徐邁修為議政府右

叅贊姜曩正為司諫院大司諫趙鎮寬為禮曹判書○丁酉以尹光顏為吏曹

叅議李相璜為成均館大司成○戊戌停諸道秋操以水潦為災也○己亥特

旨拜議政府右叅贊徐邁修為左議政水原府留守李敬一為右議政○以韓

用龜為禮曹判書○江華留守吳載紹以本月十二日雨水深一尺六寸二分

西南兩水門及南三水門并為頽圯民家漂頽百戶人物淪死七名啓命別為

顧恤○諭右議政李敬一曰予之取於卿匪直為文忠之孫也篤厚之行恬慤

之姿聞于與人久矣處我巖廊坐鎮頽俗憂國如家視民如子不望於卿而于

誰之責茲因史官之往宣布敷腹之諭卿其諒之○庚子諭左議政徐邁修曰

予之特卜於卿者豈亶然哉一則老成也二則老成也惟卿重厚有長者風置

俗可使靜鎮酸醎可使調劑而民憂國計可責其次第整頓則吾之相已定矣

卿其即日幡然弘濟時事○以金文淳為水原府留守○以趙鎮寬為議政府

右叅贊尹光普為漢城府判尹○辛丑○壬寅○癸卯左議政徐邁修疏辭相

職賜批敦勉○甲辰詰明政殿押

永寧殿慰安祭祝仍傳香○乙巳輪對○

右議政李敬一疏辭相職賜批敦勉○丙午○丁未詣北苑行 皇壇望拜禮  
○戊申左議政徐邁修再疏辭賜批敦勉○己酉右議政李敬一再疏辭賜批  
敦勉○庚戌○辛亥命施長淵縣民家漂賴一百四十九戶別恤典○壬子○  
癸丑左議政徐邁修三疏辭遣亞卿賞批敦諭○甲寅遣正卿敦諭于左議政  
徐邁修與之偕來○右議政李敬一三疏辭遣亞卿賞批敦諭○遣正卿敦諭  
于右議政李敬一○乙卯詣 太廟展拜召見左議政徐邁修于齋室仍詣  
景慕宮展拜○左議政徐邁修啓言向來兩大臣處義蓋出於不敢遽膺則處  
分之至於削黜恐不免過中請降收叙之命 上嘉納焉○知敦寧府事具虞  
卒○丙辰右議政李敬一四疏辭免賜批敦勉○平安監司李書九以郭山等  
五邑電大者如雞卵啓命被災處別加蠲恤○八月丁巳朔詣 璿源殿展拜  
行大奉審○命叙削黜罪人李時秀金觀柱并拜判中樞府事○命罷彌串僉  
使李存敬拿勘龍川府使安宗厚令兵營嚴棍獐子島犯越人付曆咨入送盛  
京因備局據平安監司李書九啓言該鎮巡遼察飭時彼船三隻泊在獐子島  
浦口彼人二十五名偷接島中四圍搜捕則十二名乘船逃走五名有運水勿  
禁之帖故放還其餘八名盡為捕捉兩五名之徑先放還為擅便也○戊午詣

景慕宮展拜省牲器提調李晚秀啓言 本宮享樂初用三成後因博攷典禮  
詢議諸臣改以九成而 宮享禮節比之 太廟簡縵有異成數之增三為九  
或有樂有餘而禮不足之慮故昔我 先朝以不匱之聖孝推創物之睿智爰  
命掌樂之臣先減登歌軒樂之腔數以之緩其節而諧其音樂章則有親撰以  
下之命事竟未果而弓劒莫攀咸英章韶之美不可復見而見今 宮享樂歌  
既非前日所奏之譜 先朝改定之意章節或未聯續綴兆多致混淆享樂事  
體至敬至重揆以禮義不容因循今欲追述 先朝未卒之志事新撰樂章叶  
此腔調則制作之盛非聖人不可擬議今日羣臣誰能任一變之職哉臣之愚  
見樂之九成則謹遵 先朝成命樂章及腔數則一依前日所奏庶似得宜請  
下詢大臣禮官處之從之○己未命罷樂院提調韓晚裕副提調李翼晉職以  
動駕時闕班大臣疏論也○庚申次對 上以 景慕宮樂章事命大臣與禮  
判相議稟處大臣以戶判李晚秀左叅贊趙鎮寬皆於 先朝時與知其事趙  
鎮寬今方登筵請詢之 上曰左叅贊亦陳所見鎮寬曰 闕宮樂章之初用  
三成後改九成者蓋於祭天用六成祭地用八成祭人神用九成之意而成數  
之多少只係所用之各異而非如侑舞之有二四六八等級也 宮樂改用九

成則享禮比 太廟稍簡而每致樂有餘禮不足之歎故 先朝己未特命樂院釐正章譜而賤臣獲以提舉與焉謹依聖教成數則列以為九腔數則減而從略自莫幣以下則又是段段異調故并依迎神曲長短而減其腔數遂自己未冬臘進用之矣但腔調既減則樂章不宜用長句故伊時有從當親撰之命而旋抱遺弓之慟此事遂未成矣 上曰與大臣禮官爛商後指一票旨可也○命飭卿宰侍從試望享役規避之習從大臣言也○以金達淳差宣惠廳提調閔台燦曹允大差備邊司提調○左議政徐邁修啓言昔在 英廟初年當辛壬士禍之餘人情憤鬱汲汲以雪冤獄討亂逆為急先務而獨故掌令閔翼洙慨倡論今日義理當以辨君誣為主君誣辨則諸臣之冤不期伸而自伸為臣子者君誣之謂何而可後於其私哉所守一說九死靡悔伊後數三秉執之士流潔身引退曰此義有未伸無寧枯死溝壑者皆出於故掌令之所倡論而 英廟朝五十餘年大義之炳若日星又誰之力也請加贈賜謚以樹風聲從之○禮曹判書韓用龜啓言 華寧殿行禮服色當依禮文以冕服磨鍊而備局事例之啓下者謹引 璿源殿及 藏譜閣酌獻禮 奉安閣展拜時袞袍行禮之節請令臣曹稟定矣袞袍行禮皆因特教而非原定禮儀則有不敢

援以為例教曰依 璿源殿展拜服色磨鍊○以李義弼為漢城府判尹○推  
鞠○辛酉推鞠○壬戌推鞠○以朴宗來為弘文館副提學○癸亥以李集斗  
為漢城府判尹○推鞠○甲子推鞠罪人安默正法結案素與裕賊腸肚互連  
言議相合綢繆陰謀常懷不逞之心爛漫和應潛蓄伺釁之志及夫裕賊粧出  
凶䟽時先使渠昨年作故之弟送言云䟽草搆出後要與相議而其後賊裕果  
以䟽本送示故初則以善成答送翌日又送䟽本使之刪潤故渠既知下段引  
用文字之為函言而答以長老之文有難刪改即還䟽草而䟽出之後往見賊  
裕凶䟽旨意又與之爛漫酬酢及其鞠庭納招之時乃以三揀不為四字出自  
渠之心而發諸渠之口至以如音有釋之說肆然納供渠之前後情節無非背  
馳沮戲之斷案而函肚悖腸與裕賊一串貫來太逆不道的實遲晚○左議政  
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聯劄曰結案罪人魯賢窮凶情節之彰露無餘與默賊  
既無差等則當初更捧知情結案已是失刑之大者而以照律單子之不下尚  
今戴頭者國法已乖與憤愈切伏乞亟下還入之單俾即舉行批曰此囚單子  
之尚不下者不能無商量一欲更詢於卿等而處之○乙丑推鞠○丙寅次對  
上曰魯賢議律雖減以知情不告亦不稱停施以遠惡島定配何如左議政徐

邁修右議政李敬一等曰魯賢情節極凶獄案已成決不可傳生今若改以減死則必啓後日無窮之弊矣上曰卿等之言既如此當從之其餘脅從從輕

重酌處可也邁修曰好生之德實不勝欽仰而若或有違於王府之法意則實難奉行矣○置青石鎮僉使曾有開城留守徐義修設鎮之請也○丁卯兩司

義興洪交浩司諫韓興裕掌令鄭幹

平任百積獻納韓永達正言洪義俊

聯劄略曰

亂賊何限而豈有如裕賊者

我疏語之陰譎詩句之凶悖已是渠斷案而包藏不道之心嘯聚不逞之徒攘

臂講張鼓吹唱應暗圖沮戲大婚之計自犯背馳先朝之科數次刑訊一向

抵賴顯戮未加鬼誅先及今若以未及結案不施當律則是可曰國有三尺乎

跪斬之刑雖未得快舉孥戮之律決不容少緩締結綱繆即安默魯賢等諸鞠

囚也逆默正法之後諸囚之次第盤覈惟俟處分而至如魯賢則自是裕賊之

鷹犬凶默之嚆矢也交通之跡鞠案昭在同參之律輸款已成臧之以知情之

律已是無於前之法而拋之以時月之久尚靳不待時之典竊恐不逞之徒從

此生心亂逆之起又復接跡豈不大可懼哉罪人魯賢還入之文案亟令領下

初捧之決案仍命施行焉批曰昨筵已諭於大臣矣○推鞠罪人魯賢正法結

案渠以不逞之徒素蓄樂禍之心與裕賊居相近而志相合裕賊之事無不與

知及夫裕賊凶疏之際頻頻往來暗地謀議裕賊則以疏草出示渠則以粉板書答凶謀悖口惟恐人知裕賊凶疏中所引用之都人尹姑曲埃徒薪防於未然等許多句語無非沮戲大婚之凶計背馳先王之逆節而渠終始通謀之狀今既盡露及至裕賊赴謫之時以好粧局子而事未得成傳說於金字光又以宣力停啓之語寄信於裕賊綢繆裕賊愛護裕賊之情節尤益彰著敢於鞠庭納招之時或曰粧局之說非關於惡逆或曰停啓之事親舊之所以為好或曰到今義理始正其時則是非未定言言悖慢節節凶惡與裕賊一串腸肚終露無餘知情不告的實遲晚○戊辰囚注書洪在敏在敏無端徑出政院例捧禁推傳旨也○已巳召見大臣兩司諸臣下注書洪在敏疏曰其疏所引故相臣金壽恒之事豈如今番時乎臺臣儒生處分子皆仰稟慈聖而為之則此外有何不對揚者乎此疏句語雖斥朝廷之人其實則引用故相事子不勝悚然矣左議政徐邁修曰慈聖為宗社護聖躬之洪功大業初何嘗有可卜之誣哉試以撤簾之舉言之不待羣下之仰請而以殿下春秋鼎盛即日還政舉措卓越此豈往牒之所有哉臣等竊伏見前右相附奏批答則有若曰慈聖不以為非而有然矣之教此批答領下後雖平日之至愚迷者庶幾昭然

洞曉無容更加疑惑者矣此疏之出有若可卜之誣而廷臣不為卜誣者然臣等誠亦莫知其故也 上曰若有真箇一毫撓逼之事則予所以欲為對揚者不待廷臣之言予先為之然則予有不能對揚之過矣况本事妥帖之後此疏又何故而出也此漸安知不為將來基間耶又教曰卿等之意見若以此疏為是則予當受以為過不然而若曰為非則闕廓之道亦不容已矣邁修曰世道日敗變恠層生朝廷將未有寧靖之日臣等誠不勝凜然而寒心渠疏所論雖以故相金壽恒之時為引而伊時凶逆在朝國勢綴旒與今豈不判異乎右議政李敬一曰今時與故相時實迥異矣邁修曰臣所當直請鞫問而臺閣之臣似當有公議亦不可不自上直下嚴處分矣 上曰今此下詢不過欲聞卿等之所論也卿等若至於請罪則於予心反為難安矣臺諫亦知此意可也邁修曰臺臣雖請罪有何難安於 殿下者乎所關何等至重而渠則又以記注之任出入近密觀於附奏批旨亦可以昭然洞知更無疑惑於其間事實而渠所為說則復此張皇說去隱映閃忽使人見之惹起疑端有若真有可卜之誣而諸臣不為之卜明者豈非危悖之甚乎 上曰臺諫亦知予洞諭之意可也司諫韓興裕等曰此等處必須罪其罪然後凶徒亂逆亦當知戢而雖自 上直

下處分亦非難安之事況在臣等乎 上屢命止臺臣力請不已 上下嚴教  
盡遶諸臺因大臣與承旨爭執寢之○注書洪在敏疏曰臣才短識淺無一善  
狀無足備數於侍從之末而幸賴我 聖上曲庇之恩待罪記注觸處生疣而  
一未有譴何之及身俾臣瞻近日月之耿光獲伸隕結之微忱嗚呼臣之一身  
非臣有也常願肝腦塗地為 殿下死固已久矣自伏見 大王大妃殿哀痛  
之教奉讀未半腔血激沸閱屢旬如一日誠未敢知庚申以後世道國綱之無  
復餘地胡至此極也誠如 慈教則以 慈聖為 宗社輔聖躬之至誠至慈  
受此逼誣於我 聖上舟梁之大慶禮乎上帝鑑臨 列聖孔邇萬古天下寧  
有是也嗚呼 慈聖即四載垂簾之君母也匝域臣民孰非北面於 慈聖者  
而乃敢以似此至凶至悖之計無倫無理之說萌諸心發諸口於頂天履地之  
間以滋天下後世之惑而以 慈聖光撤簾帷之盛德事致有伊日非常之舉  
則是豈今日臣子舉頭對人貪榮慕祿之時乎謹按 肅宗大王元年 明聖  
大妃與 上同御便殿垂簾親諭之日則比今日大變恠抑有輕重之別而故  
相臣文忠公金壽恒挺身對揚雖九死靡悔若使文忠而視今日則其將曰國  
有綱而臣有分乎如臣微末之賤亦以世祿之裔被 先王簪莪作育之化粗

保秉彛之同得而止面事我 殿下暨 慈聖殿下今已五載于茲矣目見君  
綱臣分之無所藉手而猶且懼飢寒顧利祿因循荏苒以至于今者初未料環  
東土數千里終無一人言者而且緣臣職非言責故耳抑又思之如臣微末之  
職獨非清朝士大夫而義有不可則其不可為沒齒自靖計乎臣雖無似與彼  
眼無君母者比肩馳逐寧死實是平日所未學也嗚呼臣之命絕今日矣孽由  
己作夫誰怨尤茲敢略入文字而徑出禁局伏願亟加誅殛之典以為天下後  
世為人臣不忠者之戒焉噫嘻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番裕默魯民  
諸逆之窮凶絕悖者乎凡在橫目之列者孰不欲食肉寢皮不與戴一而至如  
在民為名之凶賊其於賤臣之名固有音與字同異之辨而使人讀之則無所  
別焉不與之同其實係恒情之所不容己者臣之名改以在殷并此仰徹乞  
賜允許以遂未死前微諒不勝大願教曰俄筵詢問於大臣兩司矣以事屬寡  
躬雖不索言處分似此之疏不欲賜批還給○左議政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  
聯劄請洪在敏設鞫嚴問仍論喉院無一辭入啓請并罷職批曰俄筵已諭予  
意卿等亦必諒之又何煩請也大抵其疏中一句語直驅滿廷臣僚於無倫罔  
測之科而不言之中予亦不勝其悚然故召見卿等者欲問公議之如何也若

論其罪則固罔赦然亦何責乎渠即子誠未足以孚人德未足以化人不能使  
一世之人曉然見事事物物各有至當之義故如在敏者矇然自陷若赤子之  
入井可哀非可怒也不教而刑聖人之所不為予雖否德不忍為是也卿等不  
須汲汲討一在敏出告入語之際聞而明之發而揮之俾不知者知之知之者  
繹之民志壹而世道靖則君臣上下并享和平之福在敏亦將自悔前見之悖  
謬而日遷善之不暇矣予則曰此箇義理勝於討在敏萬萬也卿等其深思之  
承宣事罷職過矣○兩司司諫韓永建正言洪義俊聯劄請洪在敏設鞫不從

○推鞫罪人在民正法結案與裕賊隣比親切無時往來凡係大小事無不相  
關及夫裕賊凶疏構草時裕賊出示疏草謂渠曰喬木世家之人有自謂歸正  
而實未歸正者故吾為此疏欲使之歸正云呈疏之後謂渠曰今番一疏可以  
沮戲大婚云而又於其年冬間裕賊謂渠曰今之當為國舅者本非義理邊人  
而庚申六月以後此人尤無可信大婚若不成則好矣而未可知其必然第為  
此疏而觀之云云渠既聞此窮凶絕悖之言聽若尋常與之爛漫酬酢而前後  
嚴訊之下一直掩諱到今情跡終露之後始乃吐實知情不告的實遲晚○庚  
午○辛未命月前大臣入侍後事及洪在敏事章疏并勿捧雖大臣之疏直為

還給當者直捧遠竄傳旨承旨金宗善啓請收還特遞承旨趙德潤李文會聯  
疏請寢賜批許之大臣因此胥命諭令還第王堂聯劄直救仍論洪在敏事不  
從○注書洪在敏因單教以放送承旨趙德潤李文會聯疏請寢不從○以趙  
鎮寬為戶曹判書仍差健陵改修都監提調申大坤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  
使○兩司義洪受治司諫韓興裕李令鄭幹特平  
任百禧獻納韓永述正言洪義俊申在明合啓言賊裕之罪可勝誅  
哉辛酉夏一疏都人尹姑等勾語排布陰譎曲堞徒薪之援比指意凶懣即此  
一段其沮戲大婚之凶肚背馳先王之逆節綻露無餘且其所納爰辭見扼  
文書中不道不滿之說愈出愈凶至於外朝不知之言詩句引用之意而極矣  
雖未及結案便是已結案之劇逆當施之律不容少緩請物故罪人裕亟施拏  
籍之典又啓言魯賢本以不逞之徒素蓄樂禍之心凡係恠論悖議無不主張  
及夫裕賊凶疏之際徒容筆談爛漫謀議而嗾人停啓之事看作私好局子粧  
出之說謂非惡逆或曰到今義理始正其時則是非未定同參之罪渠既輸款  
則在法不當移易知情之律今已舉行則失刑尤當如何請罪人魯賢亟施拏  
籍之典又啓言在民手出悖通身係久囚則乘機樂禍之習厥惟久矣與裕賊  
為切隣以裕賊為謀主及其凶疏之搆草也密勿綢繆爛漫酬酢或曰大婚不

成則好矣或曰喬木世家不歸正攘臂倡應甘心沮戲同叅之跡鞠案昭在知情之律失之太輕請罪人在民亟施笞箠之典又啓言洪履猷即一乖氣所種渠以么麼蔭吏常欲兜攬朝權陰懷網打之計倡為憎毒之舉昂然自處以窩主渠之造謀用意專出樂禍而及其真職綻露情節莫掩則乃敢憑藉於莫嚴莫重之地反歸於自渠身背馳自渠口誣逼之科即此一節為其斷案罰止島配已是失刑之大者王章未伸鬼誅先加請罪人履猷諸子散配又啓言洪在敏之罪可勝誅哉乘機逞毒闖呈一疏憑藉莫重之地潛售不逞之習遣辭凶譎指意巧隱譏訕朝廷疑亂聽聞至曰受誣於舟梁大慶有若真有誣逼者然又引故相之對揚有若不為卜明者然末乃以眼無君毋等語驅一世於無倫罔測之科張皇閃忽少無顧忌其設心造謀吁亦凶且憎矣嗚呼庚申以後我東方得有今日是誰之力洪惟我慈聖殿下五紀毋臨四載簾帷保護我聖躬鞏固我宗祫義理闡明朝象和泰克追先王之遺志誕舉既定之文祥以基我億萬年無疆之休洪功盛烈有光史牒環東土數千里孰不蹈舞攢頌於慈覆之天而向來臺臣通儒之處分莫不稟決慈旨推明慈德且於大臣附奏批旨領下之後凡有秉彛之心者無不油然而激感頌慈恩而仰聖孝

則初何嘗有誣不誣卞不卞之可論也噫渠亦北面於 慈聖暨 殿下之庭者抑何心腸指無為有以虛為實眩惑羣聽驅陷廷紳至有寧死不欲比肩之凶語肆然上逼於不敢言之地矢死不欲立 殿下之庭即此一歎已是窮天地亘萬古所未有之劇逆斷案此非但 殿下之罪人也如此至妖慝絕凶悖之賊雖使千剛萬戕猶不足以伸王章而洩輿憤豈可以一刻容貸於覆載之間使吾東方今日臣子忍與之共戴一天乎此而不窮覈情節快斷常刑則倫綱斁而義理晦將至於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不逞之徒去益生心亂逆之起又復接跡豈不大可懼哉誣逼之罪自有常憲肆市之典不容少緩請劇逆在敏亟令王府嚴鞠得情快正典刑并不允○府啓噫彼李東萬則言之便覺汚口渠於履猷即是聲氣漠然之間而托跡輸心始出逐臭之意臨急圖生遂作反噬之謀綢繆設施經營脉絡即與履猷一串貫來則主客輕重初無可論趙鎮井則既曰著名於此疏而又曰不知其疏語天下寧有是理安知非外托老悖內欲掉脫耶至於秋曹諸罪人則疏通本自相貫旨意如印一板豈可以卑微之類而不加嚴覈哉前後酌配之命遽下於輿憤轉激之際豈不有乖於誅亂去惡之義哉請古今島定配罪人李東萬鎮海縣定配罪人趙鎮井并令

王府設鞠嚴問秋曹諸罪人中李榮復金元喜洪宗益等情犯深重者亦為移囚王府到底盤覈快施典刑不允院啓亦同不允○壬申左議政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聯劄更論洪在敏事批曰予亦非不知卿等與三司之言出於矯本折萌之意而予所商度亦不為無據卿等姑勿亟予當更思而處之矣○兩司王堂金吾諸堂并聯疏論洪在敏事不許○教曰今番獄事予豈得已也渠輩獨非北面於先王之廷而其敢懷不滿之心顯售背馳之計者裕賊辛酉一疏是已予固冲幼雖不即地打破痛惋在心况其詩句則敢用壞了二字供招則肆發洞燭等語函言悖說不啻其疏而已臺臣之論相臣之奏一世之公議不可誣也常憲未施而徑斃可勝憤哉安黜魯賢在民皆已伏法而至於脅徒之類以從輕重酌處昨諭於大臣矣尹致行則留宿其家考準其疏尤極痛惡海島咸死安置李晦祥則以渠家之人屢發鞠招夫孰曰全無所犯金字光則以卑微之類往來和應亦不可無罪并絕島定配金千孫則癡儻何與其間權思穆則當初拿來為其面質他囚矣并放送政院王堂金吾諸堂請寢并不從○癸酉配尹致行于康津縣古今島李晦祥于羅州牧智島金字光于熊川縣加德鎮○甲戌左議政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請對言即聞禁堂之言昨夜讀

發配傳旨使鞫囚聽之則李晦祥所告以為裕賊上疏明有指喚者云矣上  
曰渠言便是告變也大臣出去即為開坐問之可也○召見戶曹判書趙鎮寬  
命正殿營建擇日始役○以趙鎮寬差仁政殿營建都監提調○推鞫○乙亥  
罷工曹叅判金魯忠以問啓之下引義不為承膺也○召對○丙子召見領府  
事李秉模秉模曰向來金鎬之疏實有逐鹿不見泰山之意而大要則不過論  
臣一人而已論一大臣而竄逐海島經年不歸則誠恐過矣請放之上曰其  
時所論語不成說故如是處分豈可輕議放釋乎○推鞫○丁丑召對○教曰  
李晦祥事誠極痛惡渠以亂言誣招自服揆諸法意焉追反坐之律乎然而究  
厥所為則出於愚迷所致依前酌處原配所減死安置政院王堂金吾諸堂及  
大臣并請寢不從○戊寅召對○己卯兩司執義韓興裕司諫洪合啓噫嘻痛  
矣人心日陷世道日誑凶國禍家之變前後何限而豈有如今番鞫獄諸賊之  
窮凶絕悖者哉噫彼裕賊沮嚴背馳之凶謀逆節即窮天地亘萬古所未有之  
劇賊而王章未伸孥戮尚靳神人之憤痛容有極哉若其梟腸獍肚之爛漫同  
參如安默魯贇在民等三賊雖已伏法其餘鞫囚之關係獄情干連逆謀者固  
宜到底窮覈打破窩窟不可以區別首從輕先酌放也明矣李晦祥本以裕賊

之血黨叅涉凶疏綢繆和應或以筆談而酬酢或以書札而往復疏後阻隔之說證左無據宣力停啓之事真贋畢露渠雖喙長三尺無以自明即此一欸已是斷案而一次平問不加拷訊屢朔拋置遽然酌處失刑之大莫此為甚及夫發配之初謂有吐實之言恐動禁堂至有大臣請對更為設鞫之舉則指喉醢釀之情節庶乎其即地盤覈劈破根窩而奈其舊習罔悛凶圖愈肆一反前招閃弄疑眩畢竟以亂言誣招自服世未有似此至陰隱絕凶慘之劇逆大慙也以渠負犯生出獄門寔出十世宥之聖意則渠若有一分秉彜之心豈忍復為此遊辭粧撰舞奸鉤引之計哉反坐自有當律誣招宜覈隱情今此原配所安置之典論以刑政萬萬乖當至於尹致行自來狡隱之物留宿逆家考準凶疏渠既輸款則稱以短文不識指意云者究厥情狀尤極痛惡而同叅之跡綻露無餘戒死之律失之太輕金字光以凶賊之私人朝夕相守奔走聽令則其同叅凶謀之情節狼藉難掩此不可謂以早徵撓屈三尺也權思穆係是應坐之類事當次第舉行決不可遽議酌放金千孫雖曰蒙駭賤類既是親密之儔屬亦係鞫獄之干連亦不宜全然放釋請安置罪人李晦祥尹致行島配罪人金字光並令王府更加嚴鞫快正典刑放釋罪人權思穆金千孫亟施絕島安置

之典不允○召對○以閔台懋為議政府左叅贊○庚辰召對○教曰前叅判金魯忠叙用使之承候○以林漢浩為司諫院大司諫○辛巳○次對大臣諸臣以裕賊孥籍事迭進力請上命出去後相議為之又請洪在敏設鞫不從○左議政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聯劄復申前請批曰卿等之劄以有例又為力請裕事依施洪在敏事卿等體予朝庭之諭意○壬午○癸未○甲申幸華城晝停于始興縣行宮夕次華城行宮○乙酉詣健陵顯隆園展謁親祭還次華城行宮至陵洞口命留守金文淳率境內父老入侍○健陵改修都監都提調李秉模鞍具馬賜給提調趙鎮寬加崇祿韓用龜加崇政其餘施賞有差○丙戌詣華寧殿展謁行酌獻禮○以韓用鐸為吏曹叅判林漢浩為叅議權穰為司諫院大司諫○還次始興縣行宮○命華城乙卯養老宴叅宴老人自本府米肉賜給九十以上九人八十以上二人七十以上九十九人也○九月丁亥朔還官歷路行禮於南關王廟○命闕里祠遣正卿奠酌孝寧大君讓寧大君永昌大君墓文正公趙光祖祠青海伯李之蘭前朝學士李臯故相柳灌鄭惟吉鄭太和姜頌期及六臣墓遣禮官致祭梅谷明臯鷺江四忠忠賢書院遣承旨致祭昌嬪禔嬪宜嬪延齡君海昌尉墓遣內侍致祭○戊子命

試華城府境內儒武分等施賞○掌令李海清疏論成稔之擬寢郎曰稔即劇  
逆安默之切姻也請吏曹判書金達淳施以譴削批曰安默之為安默吏判何  
以逆知且其姻姪豈可盡塞乎蔽一言曰乘機敲撼此習不可長命罷之○以  
申鴻周為咸鏡北道節度使○禮曹因儒生上言啓言求禮故義士王得仁其  
子義成及李廷翼韓好誠梁應祿高貞詰吳琮等七人丁酉死節丙子倡義請  
贈職咸興秦景祚孝行和順故叅奉曹守誠及其從姪故監役曹煥秉義尊周  
請並施旌閭端廟朝忠臣日城君鄭孝全危忠苦節與三相六臣同請賜謚  
旌閭從之○己丑○庚寅○辛卯次對左議政徐邁修言廣州府所捉罪人魯  
城人也其文蹟多有凶言付之秋曹反為輕歇按覈使差定押送罪人于湖西  
以為嚴覈似宜矣從之以刑曹叅判李勉兢差忠清道按覈使○推鞠委官左  
議政  
邁修右議政李敬一判義禁黃昇源知鞫安岳人李達宇也達宇與長淵人張  
義禁李集斗同議禁俞漢謨趙德潤義綱等謀亂被捉於捕廳大臣請設鞫嚴覈從之達宇以四字不道之說作為  
歌詞繼引阿保機事譏訕朝廷煽惑人心又與義綱輩嘯聚徒黨指日舉事至  
於閉四門把持不敢言之地滿廷諸臣使之封印以納可殺者殺可逐者逐遲  
晚義綱以嘯聚不逞之徒作為逋逃之藪乃與李達宇崔光彦輩綱繆同謀至

於古白翎鬱陵島打造兵器積置軍糧等說及假托上疏募人兩西約會於等  
谷川邊可合大司馬大將軍之人某日當至遲晚並以大逆結案下送本道正  
刑干係罪人朴孝源等五人刑訊後酌處○先是金吾諸堂聯疏請裕賊孥籍  
用考輝已施之律以更詢處之為批左議政徐邁修言臣等取考前後文蹟則  
英廟朝丙子己卯連有追律禁令兩次受教昭載騰錄而劇逆之未及正法者  
其支屬依正法罪人兄弟連坐例舉行事亦有受教故 先朝丙申始命尚魯  
追律及夫考出禁令之後魯賊支屬一遵受教並皆為奴安置矣禁堂疏中所  
引考輝追律事在禁令以前而丙申魯賊已施之例可作今番援據之典裕賊  
應坐支屬請一依魯賊支屬例並以為奴安置從之金吾又以丙申四月受教  
即孥籍追施事也九月受教即籍產還給事也請施四月例命依九月例政院  
三司並爭之不從○擢禮曹叅議沈象奎副護軍尹光顏亞卿○大司諫權禔  
以罪人李晦祥鞫招誣引上疏自卞仍請對質教曰其時李晦祥事孰不知其  
凶慝再三盤問而其急於掉脫為此誣引之狀自吐無餘輪款納招則在此諫  
長何有而為此疏籲而煩請乎今既酌處此疏令其時委官稟處○以徐邁修  
為實錄總裁官○推鞫○壬辰御春塘臺行瑞慈臺試射放○推鞫○癸巳○

甲午備局以大司諫權祺上疏啓言晦祥之招所謂欲免惡名晝夜思度如是思量云其構誣之心跡渠自吐實塗人耳目苟使其招初果有絲毫反覆之端不待被誣者之自求對質按獄之臣豈不仰請究覈哉以言其年條則晦祥湖西之行在於裕賊發配之後而所謂名不知鄉儒見裕而來歸傳其說云云以渠證渠自相破綻畢竟渠亦以亂言誣招自服此習一售後弊當如何今雖欲對質晦祥之情已得而諫長之誣已白揆以獄體事理更鞠一款非所可論請置之免之○推鞠○乙未○丙申推鞠達字義綱等結案也○明陵翼陵補土道臣以下施賞有差○丁酉推鞠鞠性世等也○戊戌左議政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請於二十二日真殿行禮時入叅從之○推鞠○己亥召對○行議啓于義禁府○庚子行議啓于義禁府○鞠廳啓罪人性世本以無賴之鄉漢締結至妖之載榮先以關西秘記揭榜都城四門之說爛漫謀議又以誘引宮婢偷出貨物之計暗地相約而腰藏纏帶乘夕窺伺於闕門之外引出載榮與之闖入而變着軍服仍佩關西妖書中李唐揆姓名偽牌深夜潛伏於莫重深嚴之地自刺其頸巧作疑眩之跡暗投列錄欲售網打之計渠雖推諉於載榮之慙患而叵測情節固非渠所自犯軍服作變實犯軍律捧俦音出付該營

正法○義禁府啓罪人李秀林薪智島咸死安置○召對○辛丑次對右議政李敬一以勉聖學遵成憲振紀綱正風俗懲儉德諸條陳勉賜批嘉納○擢咸鏡監司李翊模護軍金勉柱李勉兢正卿○以趙鎮寬為弘文館提學黃昇源為藝文館提學○召對○壬寅設七夕製于泮宮○大司諫權常慎疏請在敏設鞫不從常慎即襍之改名也○忠清道按覈使李勉兢監司閔耆顯啓罪人李在崙供曰今年七月上京適值陵幸之時欲獻四言十二句詩或有因此入侍欲陳時弊矣以年老之致或慮精神之未周構出數十行疏草藏諸行經為廣州營校所現發疏中以供樂任罪死謂之有失於篤孝慈宮之誼金龜柱書院有害於慈殿公正之見西學汲汲誅殛有非先朝本意江華罪人宜施復官調用之典愚蠢所致辭不達意自歸於亂言誣上扶邪護逆之科諸條所犯並遲晚請拿致王府設鞫得情教曰其供無他事情何必遽來命仍加究覈○癸卯以韓用龜為判義禁府事○召對○甲辰設九日製于泮宮○召對○正言李瞻疏陳懲聖學振紀綱崇節儉懲貪墨仍論海伯李存秀曰銓家一席不離須臾吮癰舐痔恬不為愧昏夜乞哀攫取藩任專事肥己舞弄營貨憑藉殿役濫斫松板仍請刊削之典又論兵判都政不恤久勤而親裨擇擬拋

棄虛叩而甄復是先已是不公之甚而醫負李元豐濫擬注文僉使留連京洛已過數月以其曠鎮之罪帥臣至有論啓而騎判敢使私人要路奪取莫令登徹壅遏之弊聞之驚駭請兵曹判書曹允大施以寬配之典該僉使李元豐亦令嚴處批曰海伯事久處邇密素知其人品甚好豈有是理兵判事政格姑舍帥啓之奪取云云亦豈有是理乎予則不信也令政院問啓政院啓言問于兵曹判書曹允大處則以為注文僉使李元豐果幕裨也功勞履歷無碍邊將故擬望蒙點復職云云科前司果比之元出六司果雖有緊歇之稍間而同是司果且宣傳官則雖於儲窠之時擇人甄復已成規例初非有違於政格若帥臣狀啓之要路奪取臣適聞注文僉使狀罷倂問於京畿監司徐榮輔則書以為近以軍務招來該僉使矣自喬營忽地狀罷騰報來到語多碍眼欲推原狀還送而到院與否姑未詳知以此轉報政院啓本姑留似好云故臣果傳送此札于政院而狀啓之何時推去臣實不知云以論人爽實特推臺臣○命故文忠公成三問使其傍孫別建祠宇以攝祀之義寓不祧之禮因儒生上言往在顯廟朝成三問之神主出於白嶽山崩厓間而尚未定祀孫請以傍孫擇定主祀自禮曹啓請廟堂稟處也○乙巳御明政殿試秋到記儒生製居首閔英世

講居首裴相仁並直赴殿試○京畿監司徐榮輔疏卞水營狀本事批曰本事已知之不必為引○命削兵曹判書曹允大及當該承旨職因左議政徐邁修劄也略曰一邊將狀罷此胡大事身處中權探問於道伯送屬於承宣以至到院之啓本擅自拔出回公之謄報從中抽去舉措之貽羞聽聞之駭惑反有甚於臺疏所云此等處若不加意警勵則今日紀綱必將收拾不得臣謂兵曹判書曹允大施以削職之典到院之啓本如或違越格式請推還下送可也而一聽指揮無端推送此不嚴懲其流之弊必至壅蔽聰明當該承旨一體譴削宜矣京畿監司徐榮輔疏本可謂得體始終錯了似不過應副人托而引為已過以存朝體告君之辭顧不當若是耶聞方廢閣公務云各別申飭使之察任恐不可已也從之○丙午台對○以韓晚裕為兵曹判書金勉柱為刑曹判書○丁未召對○戊申詣璿源殿行茶禮○己酉召對○吏曹以安岳郡降縣啓以大逆罪人達宇居生邑也○庚戌御春塘臺行一內禁軍試射○召對○辛亥次對擢大護軍金思穆從一品階以正使之人大臣言之也○以李勉兢徐滢修沈象奎差備邊司提調○晝講講詩傳靈臺章上曰靈臺者云如神靈之所為此言似為誇張文王名之耶氏名之耶侍讀官任厚常曰民歡樂之謂

其臺曰靈臺矣 上曰其言近於誇張為譽民雖名之文王何為仍之耶閣臣李晚秀曰民謂之靈而後世傳之未敢知文王之時必有此臺名也○壬子命推特進官洪明浩以晝講時特進官無入來之人以講官不備頃稟也旋因大臣言罷之○名對○癸丑○甲寅以朴宗慶為弘文館副提學○按覈使李勉兢忠清監司閔耆顯以罪人李在崙山疏中所犯諸条發問捧結案啓教曰既捧結案而詢于大臣則皆謂宜用誣上不道之律依此施行○乙卯掌令韓始裕疏論特進官之不進請施刑削削仍及京畿監司徐榮輔關招注文僉使事請施罷職批曰特進官事已處分矣畿伯事爾不見大臣之劄乎爾甚非矣遞差○備局以御史可合人洪奭周金邁淳朴宗正金會淵李勉昇任厚常姜浚欽宋冕載宋知濂洪秉喆金著根趙雲翎金相休李勉求徐能輔金啓溫李泳夏抄啓○冬十月丙辰朔初政院因徵事欲囚王堂吏入直王堂為之徑出奉牌大臣論奏王堂罷職承旨推考副修撰尹尚圭疏略曰乃因大僚所奏館僚則罪至不叙承宣則罰止推考輕重倒置臣未知其處分之得當也仍請當該承宣亟施譴罷之典兩王堂不叙之命亦即還收批曰爾何必如是斷斷乎教曰其疏中所言因大臣所奏輕重倒置未知其處分之得當云者此何言也此不

嚴處其可曰尊朝廷乎副修撰尹尚圭施以削職之典○丁巳左議政徐邁修因王堂劄辨自引批曰尹尚圭處分子豈得已以大臣而規警庶僚豈其不可為之事乎○戊午領敦寧金祖淳疏辭兵柄兼務曰乃者裕微出而供案中數三句語誣蟻僚辱罔有紀極凶可怖也醜可羞也祇覺此生之良苦寧復當世之關念嗚呼先王不知臣不肖故徒垂不世之隆恩臣竊自不揆末俗之可畏故孤立寡與自貽伊戚生未有塵刺之報死將無歸拜之顏興言及此不覺標拊然亦已矣謂之何哉惟思從今以往遺謝組纓屏絕人事放跡郊野之間抒情林泉之下沒齒自靖與斯世相忘而已何者原其所以致此則臣之尚保視息為不幸一也臣之辜負先王其罪甚大理宜滅死二也若使古之血性男子遭臣之所遭者其必刻骨剜腹以快凶人之心而泥首俟罪於雲鄉龍馭之前決不為此媿姻苟且之生然臣之荏弱不足以辦焉則雖存而猶亡雖生而如死者惟有此下策矣後千百載苟有諒臣而悲臣者則庶幾少贖其不忠無狀之罪云批曰今見卿疏予欲無言今番獄事關係何如豈卿一身之私而乃欲為自靖之計乎予所痛迫者上誣先王也為今日君臣上下惟當憤痛悲冤辨明懲討之不暇矧子冲年嗣服輔導子保護子非卿之責而予之望乎

以同休戚之地而解釋職務放跡郊野其可乎否乎卿之此言予竊不取也○  
已未召對○以李晚秀為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前望點下也○庚申  
召對○以朴宗慶為吏曹叅議○平安監司李書九疏略曰臣即見諫臺疏本  
論海西道臣李存秀而存秀之見除藩任即臣在銓時事也存秀近臣也其地  
處人器自有一世之公議則惟彼一藩任之循資注擬顧何有於其人而祇緣  
臣猥玷重任動拂物情一經舉薦反累其人遂使之橫被污蟻得此至醜至陋  
之目臣未暇自悼而竊為其人傷歎也亟命有司先議臣當被之律批曰今聞  
大臣所奏卿其勿辭○京畿監司徐榮輔陳疏引義乞免許之○黃海監司李  
存秀疏引臺疏曰臣之除拜是職在於昨年六月而其時銓官即關西道臣李  
書九也臣與此重臣同朝殆至十年其所相知固其宜也有時過從自是常事  
而忽地人言如彼憎毒抑何心也至若弄貨販私憑藉斫板之說彼既以親聽  
於延白之間質言於避辭之中一番明覈虛實難掩乞命按查毋置黜昧先削  
臣職仍治臣罪批曰特為許逋按查事當詢大臣處之○以金達淳為京畿觀  
察使李相璜為黃海道觀察使徐榮輔為成均館大司成○辛酉○壬戌晝講  
○召對○以黃昇源為吏曹判書林漢浩為司諫院大司諫金勉柱為議政府

左叅贊李勉兢為刑曹判書○癸亥雷○晝講講詩傳下武章 上曰永言配

命之命即理也不曰理而曰命者何也理與命同乎異乎侍讀官宋知灋曰理

即天地之理命即上天之命大義雖同所指差異 上曰文王章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此章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配命則一而下句語之不同何也知灋

曰成王之孚則自可以自求多福矣○召對○教曰冬雷非常予心之悚懼可

言修省之道當有諮詢自明日臧膳三日○甲子命大臣三司悉言召灾之端

左議政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聯劄以灾異引咎乞免優批不許○政院

徐邁以雷異陳戒略言君德成就專在於講學而邇英之晉接或踈經卷之自

止太簡臨筵發難未聞啓沃之效傍案列侍徒招應文之譏則不可謂講學之

得其要也治道修明專在於憂勤而常叅朝啓每歸於例停賓對延訪或淹於

期會機務率多留滯朝象馴致恬嬉則不可謂憂勤之得其要也政令振刷專

在於奮發而淵靜之象常過於風動海涵之量偏勝於震肅命令徒以玩屑紀

綱日就陵夷則不可謂奮發之得其要也惟聖明先就其所切要者本之以實

心實德推之以實政實事以答仁愛之微告焉優批嘉納○玉堂

理元在明宋覺

載修撰柳台佐聯劄請懋聖學保民生恢言路大司諫林漢浩疏請勉聖學振

宋知灋副校

紀綱尚儉約司諫閔師宣疏請勤御經筵並優批嘉納○都堂

左議政李致遠修

大提學李晚秀右參贊金勉柱會圖取姜世綸李渭達林景鎮李泳夏任百禧

金啓溫申緯趙晉和尹鼎烈洪義膺徐有恂奇學敬趙雲翎洪秉喆李惟命尹

致鼎金箸根徐能輔李尚愚金相休李勉求○夕講○乙丑次對左議政徐邁

修引雷異乞免上曰當夜已極悚然不但今年殆乎無歲無之豈不兢惕之

甚乎漢之策免三公予觀前史不以為是矣此皆由予否德之致於卿等何有

乎邁修請討逆後告廟頒赦及裕賊之孫思穆絕島安置上曰從當下教

矣戶曹判書趙鎮寬啓營建固為莫重而方當減膳之時請復膳前姑停從之

○以金思穆為判義禁府事金載瓚為弘文館提學○丙寅○丁卯召對○以

李晚秀為廣州府留守○戊辰召見左議政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上以忠

清監司密啓韓海玉事詢之邁修等曰豈有如許窮凶之變恠乎仍請王府設

鞠得情上曰纔經大獄若又設鞠則恐不無騷擾之端而且此事不必設鞠

然後可以鈞覈者擇送按覈使使之嚴覈宜矣邁修等迭陳上不許曰已承

慈教即擇按使以入可也邁修等退而胥命諭令還第○己巳召見判府事金

觀柱左議政徐邁修右議政李敬一上曰昨日兩大臣胥命過矣邁修曰韓

海王今方上京云在京罪人捉送鄉獄古無此例尤不可不設鞫矣上曰昨日慈教若曰大臣至於胥命則揆以國體不可不曲從其言為教既奉慈教今從卿等之請矣觀柱曰臣於此事有可仰達者韓海王即韓鏞之子也以其父之有樹立勿論搢紳士友無不愛惜其家海王七八年前亦嘗來見臣矣臣自揪下轉歸驪州之後海王作書於臣以為渠之同宗韓時模以渠家從前親昵之人渠家遭罹之後一切相絕矣及夫仲雪也來講舊好而不與之翕翕因此愠憾必欲甘心今忽以凶言為渠所發將欲釀禍云故臣見其凶言仍封其書不作答而還送矣其後書來又以為無事彌縫云臣始答之曰可幸云矣昨夕自鄉還歸聞臣子之言再昨夕海王忽來臣家謂以時模輩終出事端云臣子聞其顛末極為驚心即地逐送矣今若設鞫則可以詳覈虛實若海王自做凶言則當明正典刑時模若做出凶言則當被誣人之律今可以究覈用律而若臣則聞此凶言而尚今因循今於事端現發之後始乃仰陳論其罪犯不容倖違今當先為退出矣上曰卿言過矣且卿見其書而悉其裏面卿若叅鞫則必有益於鞫事更勿控辯而按獄也○以黃昇源為判義禁府事○判府事金觀柱以情地危感迸出江郊下教敦勉○召對○庚午召對○推鞫

委官左議

政徐過修右議政李敬一判義禁

黃昇源同義禁尹東曉李尚度 鞠韓海王也○辛未召對○壬申召對○癸

酉召對○以沈象奎為吏曹參判趙尚鎮為判義禁府事○推鞠○甲戌召對

○推鞠○乙亥召對○丙子召見大臣金吾堂上 上曰韓海王以渠父之子

有如此事誠是變恠今番推案一本以謗書騰上于 慈殿則下教曰渠以渠

父之子而乃為此事尤極絕痛大抵刑訊或過則恐不無誣服之慮必為十分

審慎至於送書於金魯亨一款不可不一番面質究覈其實為教矣卿等知

悉此意十分審慎為之○輪對○丁丑召對○推鞠○戊寅召對○己卯召對

○推鞠罪人海王正法結案本以鳥獵之腸常懷鬼域之情今夏賊裕逆民輩

鞠獄後陰蓄怨懟之心敢肆詬罵之計做出賦懷十六字凶言比擬罔測旨意

陰慝解釋字句則其窮凶絕悖之語無非不忍言不敢道之說而乃反露股擊

節盛氣傳誦及其族黨之告絕鄉里之聲討遂懷逃罪掩跡之奸計鞠庭納招

之時閃忽粧撰變詐百出及與韓時模韓海文面質也辭窮語屈始為遲晚至

於金魯亨處抵書中函言之說不待刑訊自為陳告再三丁寧及夫魯亨被逮

對質之際始也歸之於疑似之言終焉自服於誣人之科情狀節節狡惡而比

之渠所作之凶言則此猶薄物細故渠所犯乃是前古所無覆載難容之極惡

大慙大逆不道的實遲晚干係罪人韓時模韓海文等刑訊後與罪人金大鎮金魯亨並放送○庚辰○辛巳大臣三司並疏請在敏設鞫不從○壬午吏曹以清州牧降為西原縣忠清道改以公忠道啓以罪人海王居生地也○知事洪億等四十三人戶曹參議李翼晉等九十五人及金吾堂上聯疏請在敏設鞫不從○癸未召對○備邊司啓言即見盛京刑部咨文則向來入送越境人八名今方遵皇旨會同審訊而在逃之十二名亦為會咨我國希即飭派官役於各海口留心盤緝以便歸案審辦云矣以嚴飭沿海各處另差官役多般讖捕之意撰出回咨順付節行從之○備邊司因全羅監司韓用龜啓請加里浦土地則專屬康津黃腸則依金鰲折爾等島例與靈巖海南兩邑合力均當松田禁養則依古例屬之監營該鎮僉使勿送久勤擇聲望履歷人差送從之○甲申次對○兩司合啓在敏設鞫事免之○乙酉召對○召見健陵顯隆園奉審閣臣領敦寧金祖淳祖淳条陳陵園事曰陵上束龍補土也陽山外二峯被莎禁養也園所齋室移建也露積陽山二峯補土也禿城西門外陽山諸麓民塚相望者助給掘移也細藍橋植木也禿城南設暗門也陽山東麓及禿城東門加植也園所物件當修改者依他陵園例報禮曹自戶曹

備送也 園官褒貶依寢官例也並從之○召見冬至正使金思穆副使宋銓  
書狀官元在明辭陞也○給諸道諸都當年灾二萬三千三百五十一結○十  
一月丙戌朔召對○以李仁秀為搃戎使○丁亥以林漢浩為吏曹參議李滄  
為三道統禦使尋以李海愚代之○戊子召對○己丑盛京禮部咨准禮部咨  
言奉上諭明年七月二十一日自京起鑾由山海關一帶前往盛京謁陵禮成  
後于九月二十四日回宮事○庚寅以俞漢謨為開城府留守○辛卯水原留  
守金文淳以 健陵植木啓施賞有差○壬辰大臣聯劄請即下在敏設鞫傳  
旨蓋臺啓允從之後傳旨留中也賜批不從○癸巳晝講○甲午以金履度為  
成均館大司成○乙未○丙申○丁酉召對○以徐滢修為吏曹參判○戊戌  
○己亥○庚子召對○辛丑○壬寅召對○癸卯次對以徐榮輔差備邊司提  
調朴宗慶差副提調大臣請之也左議政徐邁修啓言故判書尹鳳九六十年  
讀書林下自是宿德之士也昔在 英廟朝幸行溫宮時旌招禮待迥出尋常  
今於諸臣議謚之日不宜異同請一體不待謚狀而使之議謚從之右議政李  
敬一啓言臣於贈吏參臣朴在源事有區區愚見向當榮賊鷗張之時逆謀凶  
計有不忍言者賴有此一介臣戊戌一疏雖謂之忠貫日星義建天地實非過

語惟我 先大王既垂華袞之獎特贈清顯之官亦我 殿下繼降亞卿加贈之典第其事君盡節之義轉危為安之功有非尋常樹立則尚未易名實是欠典請加贈正卿仍令議謚從之○以金明淳為吏曹參議李文會為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因儒生上言覆啓以故靖難功臣靈城君辛景行勲籍贈吏曹判書李翔講學請並議謚 端廟忠臣故司饗別座奉汝諧請贈職從之○以申大顯為右捕盜大將○甲辰特教命南間罪人洪在敏楸子島城死安置承旨王堂諫院請對並嚴旨遞之大臣聯劄直救不從承旨徐滢修南履翼陳疏命竄之假注書金用默以不書傳旨命島配○乙巳○丙午召見大臣禮堂以明年乙丑即 王大妃聖壽周甲 王大妃聖壽五旬有三 慈宮寶齡已望八旬請稱慶進冊也○校理金相休等請對並遞之○以尹序東為司諫院大司諫朴宗來為吏曹參判○義禁府以徐滢修遠竄南履翼竄配啓教曰當初事端只為命令之不通傳旨書入之後豈足深責楸子島安置罪人金用默湖浚定配徐滢修南履翼罪名分揀○丁未召見大臣禮堂教曰明年稱慶事蓋欲自內仰請而 慈德撝謙一向靳許矣今日又屢次仰勉庶有得請之望王大妃殿則雖縷縷仰達終未得請勢當將順矣 惠慶宮亦以望八稱慶之

無例不許所請只當以陳賀仰請於賓啓中而勿以乙卯援例以丁卯已例仰請可也○判義禁趙尚鎮等聯疏請寢在敏島配之命批曰設鞠之傳旨未下而徑囚南間島置之傳旨未捧而遽稱執藝卿等之舉措何如是顛錯乎卿等姑先越俸三等即為舉行○賓廳啓言人情所同下不避煩猥之懼天理當然上亦屈謙光之德臣等躬逢千一之慶辰願伸億萬之華祝瑤冊金章闡揚洪休湛露勾天賁餘太平比人情也天理也記曰聖王發政於天理收功於人情臣等安得不厚望於吾君而必期於準請哉洪惟我大王大妃殿下以虞嬪之至德嗣周母之徽音授受之際默贊宗社之大計臨朝之時誕宣元祐之至治四載來冕一念憂勤啓佑我嗣王鞏固我邦命闡明先王之義理扶植萬世之綱常彰善癉惡則龍蛇化為赤子激濁揚清則朝野咸底太和泰山磐石莫國步於將危雨露霜雪導民極於大中德莫盛焉功莫大焉及夫寶象高拱簾帷光撤不待詢謀之僉同出自淵衷之獨斷諄教一播八方咸頌此則女中堯舜之所未及辦今世任姒之所以為聖於是乎宮闈之間慈孝兩至寰宇之內謳歌齊騰慈慶之喜色方洽長樂之孝養斯摯聖德神功民無得以名焉是以皇天眷佑吉慶浚臻來歲乙丑載屆花甲此誠大德必得之驗而往牒

罕有之慶也政宜鏤王摹金闡揚 慈徽以飾千載之慶運以答四方之輿誠  
且况斯禮也實我國家彞典 仁元聖母周甲已行之緝儀而顯冊之儀稱觴  
之舉載在寶牒傳為美事則是年是禮即我 先大王寤寐之所延行也惟我  
聖上繼述之道豈有大於此者乎昨年臣等之齊籲也 慈聖下教若曰若非  
垂簾之時則念昔之懷雖切亦當涕泣而受之伊日丁寧之教舉皆仰聆至今  
莊誦信之若金石仰之如神明然則明年慶禮便是昨年之已準請者也以時  
而言之則今年既異於昨年矣以禮而言之則後聖同揆於前聖矣其所以責  
揚王冊光昭德美繼進瑤觴頌祝升恒此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亦粵我  
惠慶宮邸下夙著思媚之懿德誕啓篤生之宏休承歡 太母和氣融洽於  
殿宮保佑聖躬積慶長茲於 宗祊享千乘備物之養膺九疇無疆之福寶壽  
采隆儼躋望八茲當曠古之慶展其所志喜伸誠之道尤有倍於恒日則蹈舞  
之儀岡陵之祝並行於今允合情禮惟我 太母倚抑謙衷俯循羣情則以我  
慈宮仰體之德意亦豈無積誠蒙俞之道乎追 先朝未卒之志倣丁卯已行  
之禮不但大慰於聖孝抑亦增光於 慈德臣等忭祝之誠庶可因此而少伸  
臣等連日前席略陳微忱伏想 聖上不待臣等之言已有所婉愉導達期格

慈衷而羣情所激茲又相率聯額伏願亟稟 殿官快允所請以副一國顙祝之望焉教曰卿等之請即予與一國臣民之所祈祝也予亦昨今自內縷縷仰請始得勉回撝謙之 慈心萬萬慶幸而元朝陳賀當並舉於 慈宮矣○戊申義禁府以罪人洪在敏靈巖郡揪子島城死安置啓○己酉以洪奭周為奎章閣直閣前望也以尹光普為司憲府大司憲朴宗京為司諫院大司諫徐榮輔為弘文館副提學與朴宗慶同為奎章閣直提學尋遞榮輔副提學以宗慶代之○詣明政殿親受 大王大妃殿尊號單子仍上箋文曰長樂回誕彌之期載達羣請顯冊薦渙揚之號式遵彛章慶溢宗邦歡均左海恭惟 睿順聖哲莊僖惠徽翼烈明宣綏敬光獻大王大妃殿下周室聖妣宋朝女堯慈化普彰簾帷承翼子之訓大德必壽岡陵頌寶甲之禧幸奉勉俞之徽音爰舉崇報之令典謹加上尊號曰隆仁伏望祗迓天命庸答輿情則漢殿三時庶殫怡愉之供箕疇五福永禱康寧之休

藝文提學黃昇源製

○庚戌○辛亥○壬子召對○癸丑

畫講講詩傳文王有聲章

上曰於文王則宜稱文教而只稱武功於武王則

宜言武功而乃言文教文王之王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然

豈可於文王專稱武功於武王專稱文教乎閣臣朴宗薰曰適駿有聲者文王

之文教也四方攸同者武王之武功也亦可見兼言文武之意矣 上曰八章

之內前二章則曰文王烝哉次二章則曰王后烝哉又次二章則曰皇王烝哉

後二章則曰武王烝哉是各有所指之義乎曰王后曰皇王者何也於文王則

先曰文王而後曰王后於武王則先曰皇王而後曰武王者何也宗薰曰首二

章稱文王者追本周業之所由起以文字為重也次二章至此而王業始成故

以王字歸重又二章武王一統故言皇字末二章指成功故以武字為重矣○

三司司諫洪受治掌令申淑持  
平宋冕載副校理任厚常合辭請楸子島斌死安置罪人在敏亟令王府

還為拿來嚴鞠得情不允○甲寅晝講○以趙鎮寬韓用龜林簪詰為上號都

監提調○乙卯次對○教曰 慈殿每以國用不敷勤勞聖心當殿所納移來

供上中六十供上年前已命減罷矣今又命罷所餘四十五供上下教若曰此

供上通計一年為五千若干百兩自明年正月勿令來納向以穀弊釐正為教

則廟堂之臣以經用多賴耗穀粹難變通為對矣今則移來供上盡數出付亦

可以稍補國用此意使廟堂知之穀弊釐正亦須申飭為教矣其各深究期有

實效○十二月丙辰朔召對○丁巳召對○戊午召對○放輕囚○禮曹啓言

取考五禮儀則正至朝賀時以冕服載錄稱慶陳賀時則以遠游冠絳紗袍載

錄至今遵行而親傳致詞表裏於東朝之禮始昉於英廟朝癸亥以冕服行禮載在續五禮儀謹稽各年謄錄英廟朝癸亥乙丑兩年正朝則既無稱慶之禮而只行朝賀故親傳及受賀時亦以冕服磨鍊丙寅元朝則因特教朝賀則權停只行稱慶陳賀故親傳時以冕服磨鍊受賀時以絳紗袍磨鍊丁卯辛未兩年正朝則以冕服親傳後賀禮則不為親臨丙子正朝則朝賀權停仍行大王大妃殿上尊號之禮而以冕服磨鍊頒教時則以絳紗袍磨鍊而先朝庚子十月二十八日傳教內以此每欲釐正而未果陳賀服色必用絳紗袍而但大殿誕日陳賀及正至陳賀用冕服此乃朝賀故耳至若慈殿陳賀則當用絳紗袍矣用冕服則禮意似不然此則既有宋時范文正定論今後親行慈殿慈宮誕日陳賀時所御服色以絳紗袍磨鍊以此定式事傳教而自庚子以後慈殿慈宮誕日正至親傳致詞表裏時及親上冊寶時自上所御服色皆以絳紗袍磨鍊矣今番元朝稱慶陳賀時則何以磨鍊乎命議大臣大臣請遵庚子受教從之○己未召對○庚申○辛酉命印先朝御定大學類義上召檢校直閣沈象奎問先朝御製羣書標記始役事象奎言羣書標記固合刊印第其編中所載諸書尚多有編摩未完者如尊周錄籌謨彙輯軍

制大成與地誌等書皆是未及脫藁先列其目於標記中故亦有不可不追加釐正者今欲刊印則更合商量且此編已為編入於先朝御纂全書中全書刊印時自當同刊今此先朝御纂書刊印之命臣等誠不勝欽頌萬萬因此成命次第告功誠是盛舉也至如目下編帙不多便於入印者如四書輯釋大學類義審理錄諸書為然又如周易古本先朝嘗下教若曰易經之以十翼分附卦爻之下此自費直王弼而然寢失古經之義及量說之始有考訂古經呂東萊又釐正經傳是為古易而朱夫子嘗亟稱之本義從之予嘗有意於古易將以復三聖之舊而述朱子之意雖尚未遑未嘗一日而不惓惓於此也嘗命赴燕之臣廣購論易諸家其編輯義例亦嘗屢諭於廷臣今若仰遵指授已定之義例按而編摩則可以成書此則與已編成諸書無異即今何書之可合先印臣不敢指的仰奏當待下教舉行矣上曰諸書中先印四書輯釋為好乎象奎曰此亦好矣而此書則卷帙稍多亦多有不可不重加校正處臣意則大學類義已為割付精校最便於先印且此書臣亦嘗仰聆先朝下教則自在春邸時親御丹鉉之工裁擇刪節積費聖聰今若印此則可以仰補聖學有裨治道編帙亦簡印工不難矣從之仍命以生生字印之○以尹序東為司諫

院大司諫曹命揖為黃海道兵馬節度使○壬戌召對○癸亥召對○甲子○  
乙丑次對以校理金相休差江華府按覈御史以該府中軍李晚遠不法行查  
也○因左議政徐邁修奏命兼大司成只以曾經副學閣職人單付軍器僉正  
陞作副正以為庶類疏通之階○右議政李敬一啓言糶糴之法始雖為民而  
設今反為厲民之資蓋吏隸之分石也精穀之換虛殼也邑主人之乞貸也其  
所為弊不一其端民間受還之令則舉疾首蹙額故有以錢防還者有受出棄  
置而去者而當秋則依例徵捧有力之民百計不受無告殘氓偏受多石至有  
一戶十石或數十石者名雖分還實不受去况每年追呼鞭撻白徵數十石穀  
於殘民者天下寧有是耶粵在 先朝特軫還穀之痼弊至於發策詢問矯揉  
之道而訖未有對揚之人可勝歎哉惟有社倉一條可以矯揉而 先朝策問  
中亦有社倉之下教矣今以朱子社倉之規參以我國糶糴之法依例取耗則  
民必樂從而可無白徵之弊為先成出節目行會於還弊最甚之兩南兩西使  
之從民願設施各面一倉之意請先為下詢於左相及登筵諸臣左議政徐邁  
修曰社倉法意本自為民做而行之固好而節目間事似不無拘掣之端姑先  
試之於數三邑觀其便否民情果以為便則次次設施恐好矣行吏曹判書黃

昇源曰昔在肅廟朝以社倉事至於成節目而未果行矣今若一遵社倉法  
設行則似有實效以臣諛見無容更議行禮曹判書韓用龜曰社倉遺法非不  
美矣而古今異宜難保其無弊姑先試可於一二邑似好矣兵曹判書韓晚裕  
曰見今州邑莫不有外倉是亦社倉遺意而所不同者官民之別也今若專付  
尊位之手則難保其無弊臣意先從若而大小邑試行無甚掣碍然後推行於  
諸道好矣行大護軍蔡弘履行護軍李仁秀行都承旨徐滢修行副護軍朴宗  
慶議略同教曰僉議如此當試可而古之社倉則非如今之公穀今之公穀則  
其耗穀多為公用果無相碍乎須更講究十分無弊之道後筵稟處○召對○  
丙寅以金履永為吏曹叅議○召對○丁卯召對○戊辰○己巳召對○庚午  
月食既自申初至酉正初○辛未召對○壬申御春塘臺行柑製居首申在業  
直赴殿試○仁政殿成○癸酉○甲戌○乙亥以韓用鐸為吏曹叅判○禮曹  
啓湖南人故縣監鄭敏求倡義尊周丁淑與其姪承祖殉節龍蛇之難請並贈  
職其後孫丁孝元及妻成氏孝行請並給復孫性倫金德文柳志和孝行請並  
旌閭湖西人金應礪孝行請贈職呂哲永妻宋氏成國鎮妻趙氏烈行請並旌  
閭海西人洪以叙以行以采兄弟三人孝行以采請贈職以叙以行請給復金

達五孝行請給復其母朴氏烈行請旌閭關東人鄭光衡孝行請贈職京畿人

韓鎮九妻尹氏烈行請旌閭皆因儒生上言本道查報者也○丙子營建都監

堂郎以下施賞有差○以徐滢修為吏曹叅判○御熙政堂行都政

判徐滢修兵曹判書韓說俗○丁丑再政以安策為司諫院大司諫旋以曹允遂代之○戊

寅○己卯次對○召對○庚辰正言洪儀泳上疏以立志講學主靜謹獨四條

陳勉賜批嘉納○辛巳冬暖無冰禮曹因仁祖丙戌顯宗己酉肅宗己

巳已例請畿內沿峽邑合冰處別為藏冰從之○壬午○癸未○甲申御仁政

殿受賀頒教文若曰鞏舊邦於青邱自天之祐煥新構於紫極不日乃成庸敷

十行誕告八域顧茲昌德前殿即予視朝正衙王者嚮明出治倣周家八牕之

制聖人踐位行禮像漢廷九級之尊閔不侈而樸不卑想英陵昭儉之德烈

丕承而謨丕顯仰列朝積累之基矧茲二字額之錫嘉允矣四德首之取義

大哉乾元之資萬物君止於仁譬若辰居之拱衆星德以為政勾石夏府幾軫

懸象之謨玉燭春臺每占隆棟之吉豈意仁天之示警迺有前冬之告戒以恐

懼修省之心縱思靈臺之多亟顧朝覲會同之地詎緩路寢之重營仍舊如何

我家自有制度卜云其吉卿士莫不叶從乃召司徒司空贊我肯堂肯構始念

甲子

役鉅而時訖不欲以民力為終幸歲熟而冬暄殆若有造物相邛山之脩材並  
湊榱桷櫟樟岐原之磬鼓不勝尋尺繩墨毋侈前無廢後一遵成規惟善始乃  
有終三朔訖役猗歟金榜之載煥儼乎寶康之高臨劒珮迭趨肅天闕於象緯  
鋪簾並奏囿民物於庭衢海屋添籌政值漢長樂之騰賀瑣闥增重益勉唐延  
英之開筵中外忭歡宜推與民而同樂上下告布實幸轉灾而為祥輦革長輝  
占休命之益輦鳳曆頒令喜陽和之方賓於戲輪奐增光升恒騰頌先斯四施  
仁哉政寧緩顧名之規錫厥庶歛時用敷須體同慶之意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藝文提學黃昇源製○命罪人李晚遠刑訊後絕島充軍勿揀赦前以按覈得其罪也○  
乙酉京兆獻民數五部及八道都元戶一百七十六萬四百六十九戶人口男  
女并七百五十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口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考大王實錄卷之六

(B)  
732.55  
4724  
[v.27]  
no.6  
0230263

昭和七年七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七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7]  
no.6